





柴墟文集卷之十二

奏疏

題薦舉遺才

曾孫耀文振甫率男均校梓

臣竊念幸逢

聖明而臣守官南京吏部政務簡少俸祿優游不能有所建明仰贊

聖君維新之政既慙且懼夙夜于懷邇者聞

陛下軫念先年言事官員如林俊強珍賀欽等數人皆

超改官資布列清要遠邇傳說罔不怵欣凡百臣工

益加勉勸然聞之輿論謂言事官員如俊等者尚有

數人未蒙錄用意者大臣論薦偶未之及蓋將次第

行之也臣有所見不敢隱默謹昧死以聞臣切見前



中書舍人今普安州州判丁璣潛心理學刻意躬行效法古人耻隨流俗前工部主事今景東府通判張吉學博行端諳曉政務當李孜省用事之日人爭附之吉亦江西人也獨指陳其惡不與往來觀此一節他可知已前進士今臨西縣縣丞教毓元賦性介直學問深長前工部主事今思南府通判王純議論篤學負氣鯁直比因上言保留王恕措辭失當致蒙外除今

陛下既賢王恕而用之則純者亦宜畧其短而用其長也此四人者求之時輩盖不多得天之生才難矣君人者長養成就之尤恐其不足而四人者乃皆棄之蠻夷嶺海之間毒霧瘴氛與死為伍瞻天仰

聖情實可憐儻非

陛下憐而起之恐終棄廢於明時夫至於前進士今

咸寧縣縣丞李文祥當

陛下御極之初文祥纔釋褐辦事乃能唱衆敢言此可

為

陛下新政賀也當時大臣不能將順

聖意謂其年少氣銳宜挫抑之天下之人皆知非

陛下本意也邇者

陛下增補諫官無非欲博聞讜言以恢至治臣謂五人

者既已直言以徇國豈肯變節以辱身伏乞

陛下取而實諸風紀論思之地則其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孟子曰



見賢焉然後用之此之謂也然此臣所知者其未知者尤乞實特勅吏部從前逐一查出論陛下兼收並蓄較材量能簡而用之使天下洞然知陛下獎忠納諫之實賢才群集忠言日聞陛下明聖之資又當鼎盛之年唐虞三代之治何不可及之有臣不勝大願然亦天下臣民至望也謹具奏聞伏候如賢出當報大旨不謂然則勅旨

題赦言官以光

聖德代作

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洋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因上言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皇上震怒俱下之錦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



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

皇上臨朝之時視瞻所及及燕間之處思慮所經未必

不惻然有動於宸衷也昔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比

見入來奏事多有怖懼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

情猶如此况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

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

懼豈肯更言貞觀六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忤旨

太宗以為訕謗侍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

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謗惟

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德參帛二

百段故臣等嘗論唐太宗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

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賞人而使之諫故貞



觀之治庶幾成康寔其屈已納諫所致也欽惟我朝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誣謗罪當誅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耳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何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邪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詔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朝

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榻前書勅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此祖宗之聖德明訓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龐泮等不諳事體縲紲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

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不日而赦之則不惟泮等心懷感愧益圖報稱而內外大小之臣六軍萬姓之衆莫不歌詠聖德懽欣交通四方傳之以為盛事史策書之以為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真可以匹休祖宗而貞觀之治有不足言矣然此豈高遠難行哉惟在聖心獨斷一轉移之間爾臣等待罪大臣義同休戚是以昧死以盡悽惓之愚忠唯皇上赦臣等之罪而採納其言則天下幸甚



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屢垂清問召見大臣至於今歲舉行  
尤數或講究典禮或諏詢治道或綜核庶職或制衡  
四夷邇者又親御午門讞審大獄盛德偉績垂  
耀無窮非臣之愚所能殫述臣聞堯舜之德文武之  
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策之存使非  
史臣當時記載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故古者設立  
史官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大率為此臣備員班行每  
覩

陛下宣召羣臣登對多係帷幄之語造膝之言近臣  
不得以聽聞史官何由而紀錄臣竊惜之夫前代史

官追述往昔尚且網羅放失捃拾傳聞以成不刊之  
典豈如今日宸衷睿想之所行聖謨神斷之所  
著明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足以傳信且儒  
學里塾之士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日錄年譜以  
備遺亡

陛下履萬年之位臨九有之衆厲精圖治益大有為將  
來延訪日廣政事日新蓋有不可勝書者顧乃無所  
纂記以貽來世非闕典歟失今不圖誠恐歲月緜遠  
耆舊凋謝或遺失莫存或傳聞各異事蹟無以究其  
始末月日無以考其後先後時之悔恐不能無雖悔  
亦無及已竊考本朝史職似與前代稍異臣愚欲  
乞陛下特勅在廷臣僚先後會蒙召問者備錄



當日於何 殿下欽奉 聖論及 奏對之詞具本  
進 覽宣付史館如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

御覽訖仍行封識付之謹密之臣藏諸深嚴之地所謂  
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度 聖君言動舉無所遺群  
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嘗有起居注

陛下儻採臣言而行之正合

祖宗之典貽萬世之謀臣不勝至願

### 題議防虜患

臣聞漢人有言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  
兵兵應者勝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敗  
考之古今中國四夷之用兵其勝與敗皆不能違此  
其或不能勝者所以應之未盡其道耳仰惟

陛下嗣大歷服之初屢降德音布德施惠崇正黜邪是  
在我者有自修之實無可乘之釁已足以震動四夷  
矣諒陰之中邊報一至即 命將出師練兵積穀以  
為戰守之計以保 宗社為心是真所謂應兵也蠢  
茲醜虜忘先帝之兼愛乘中國之大喪逆天背道猾  
夏殘民是真所謂貪兵也以天道人事論之曲直之  
筭勝敗之形固已決於廟堂之上帷幄之間無庸臣  
下之議矣但中外人心私憂過計皆謂此虜怙勝日  
久蓄謀愈深且如去年始則佯言入貢以款我師繼  
又潛通東胡以分我勢今則擁衆寇我宣府分兵掠  
我廣昌恐有分道入寇之謀多方誤我之術矧西北  
邊陲屢經殘破瘡痍迄今未復近畿列郡連遭荒歉



盜賊所在縱橫時事若此亦可寒心傳曰四郊多壘  
卿大夫之辱也臣謬叨大夫之列極弱且愚然一念  
愚忠不能自己謹條陳五事裨廟謨之萬億賜采擇  
稍見施行則海內之士嘉謨竒計皆將次第獻於  
闕下矣昔宋神宗初即位富弼勸之願勿首先留意邊  
事今  
陛下嫖嫖在疚輒及兵事蓋門庭之寇義不容已臣願  
陛下於虜退之後增脩德政簡拔賢才覈名實以治軍  
崇節儉以裕下必如大舜敷德以格有苗周宣薄伐  
以逐玁狁斯盡先  
皇帝付託之責實天下臣民至願也緣係議防虜患事  
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計開

一敏聽斷夫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中國常  
失利虜常得志者何歟蓋虜人法令簡易約  
束嚴明凡舉一事必集衆謀衆謀既同數言即  
決朝發夕至疾如風雨此其取勝一端也今吾  
中國議論苦於異同文移傷於煩滯姑以邊事  
言之有會議會推數日而不決屢奏而不定或  
有建言奉

旨兵部看了來說者故金酋謂宋人曰待汝家議論定  
時我已過河矣此往事之明鑑也臣願  
陛下凡措置一邊事推擇一邊臣或有建言邊事者特



召內閣府部院寺大臣并科道之屬示以原奏  
導之使言若事體重大猝不能定者或日中再  
議或姑待明日大臣不許徇私小臣不許觀望  
反覆講求務求至當

陛下稱制臨決即日行之庶幾盡羣臣之才起事機之  
會不為虜人之所先不為後時之貽悔且使兵  
部得省章奏之繁專精神一思慮為

陛下審處三邊之事昔漢趙充國論西羌事宜六月戊  
申發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其計漢都長安距  
金城幾二千里而往復僅七日應事敏速如此  
故充國卒能成功願

陛下俯馭以為法

一備將才臣竊見 國家每有邊事會推將臣輒  
難其選考之前史如春秋列國下逮南北朝最  
爾一方尚有才具文武者數人以維持其國豈  
有都萬邦之廣據四海之大乃以乏才為憂第  
求之不切蓄之不豫然耳今保國公朱暉都御  
史史琳雖蒙 簡用萬一虜人或壓境踰時增  
兵應援或分道入寇遣將折衝臣愚不知復擬  
何人以往也乞

勅兵部先事會推武臣中堪為大將者幾人副將者幾  
人文臣中堪為提督者幾人贊畫者幾人不拘  
內外務在得人使之共事京營練習軍馬不惟  
兵將相諳臨事整暇抑使虜人知吾有備伐其



奸謀乃上策也

一廣參謀照得各邊巡撫都御史九軍馬錢糧城池關隘皆其職掌以一人而兼衆事平時或能竭力支持當此控德之日思慮恐不能周悉才識恐不能兼該臣愚願乞

勅該部於在京在外官員會推曉暢軍事雅有志操者十數員以備都御史幕僚之選每邊差委一二員前去補其謀議之缺相戰守之宜識慮既多必能濟事考之前史如諸葛亮伐魏則有楊儀楊顥為之屬裴度平淮蔡則有韓愈李正封從其行亮與度皆絕出之才亦須多士之助況其他乎苟得其人比之臨事差官旋為措置者難

易懸絕矣

一募材勇比虜恃戎馬足懷禽獸心沉鷲有力騎射精強乃性習然也邇者宣府失利皆我遊兵之精者臣竊慮焉遊兵尚不能敵京軍之尅勝殆未可知也昨總兵官奏取保定等府達官達舍非我族類其心終異必須我之將帥能駕馭之我之師旅能頡頏之乃能折其心得其力否則未見其益也夫驍勇材武之士未必盡產於沙漠在中國倍有之彼挾其所負亦豈肯帖然人下哉在有司優異拔取之耳臣願

勅兵部選差忠實明敏官員前往沿邊州縣及腹裏地方懸賞招募不拘士民軍舍之餘但膽力過人



騎射可取五兵之中能操一技者面試其能起  
送赴部置營房以安其室家聚粟帛以足其衣  
食軍舍則改隸其籍士庶則待考其功平居則  
束之部伍以變其習有功則差其官級以酬其  
勞蓋材勇之士聚之京師既可以威敵制遠奸  
民有嘯聚弄兵之謀者亦入吾彀中可以坐消  
其患矣

一覈功賞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戰陣相接鋒刃  
相交使吾士卒忘生赴死以求勝惟在賞罰公  
明行之果且速耳雖孫吳韓白之善將舍是亦  
無以成功也今邊境所患者稍有功次多為有  
力者所撓奪及至行賞文移覈實動經歲月又

乖古人賞不踰時之意將士解體兵氣不揚弊  
實坐此臣愚願乞朝廷捐數十萬之銀貯之  
受敵之所付以紀功之官

勅兵部定為賞功之格能殺胡人一首者賞銀若干兩  
殺二首者倍之殺其酋長者又倍之提首而入  
懷金而出願受官者納賞以為左驗如此則賞  
不踰時士皆戮力而兵威作矣但兩軍鏖戰紛  
拏之際既斬敵首復進禦他敵何暇轉而持之  
恐為他人所有則又當體士卒之情而為之處  
臣愚不知邊事竊以臆見籌之凡軍法五人為  
伍五伍為隊一隊共二十五人晝則同戰夜則  
同守有無相資患難相恤父子兄弟不啻過也



故有功則宜同賞有罪則宜同罰若一隊之中有能殺敵戰不暇顧者許本隊軍士乘間得便持取其首解戰之後必不相欺若疑似不明即以所給賞銀均散一隊絕其爭端彼此通行亮無不服如此則所斬之首雖不能一一歸於手刃之人為本隊所得者十常八九為他隊所得者十不過二三亦體其情而結其心矣儻此說可采乞

勅兵部議處施行

題地方事件

准戶部咨該本部題雲南清吏司案呈查得總督漕運都御史總兵等官遞年例該赴京會議下年該運

京儲其南京總督糧儲都御史例該免其赴京本部移咨先期將應議事件明白條陳星馳差人具奏以憑會議請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臣本愚昧叨總京儲事有見聞豈敢緘默為此謹將應議事件開坐具本專差辦事官姚萬章親賫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專責任以完糧儲照得南京糧儲每年該戶部坐派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太平等府滁和等州例該差委叅政通判判官縣丞等官部運先年官屬相維事體歸一部運不敢改委歲輸不至



後期以此下無逋負廩有餘糧近年以來官民  
姦弊日滋錢糧拖欠日甚戶部等衙門雖奏有  
差官催督之條住俸降級等例立法愈密欠糧  
愈多推原其故蓋由奉行之不至與夫責任之  
不專參政等官或累年託故不至通判等官或  
臨時營求改差司府州縣掌印正官輒便循情  
准聽違例改差首領雜職等官錢糧既非各官  
經收納戶多不受其約束陸續赴京前後不一  
人自開數告納各另給領通關有一人該納千  
石而告七八百石者有一縣糧納十名而止來  
五六名者人文俱不整齊姦弊何由查考若不  
申明舊制法在必行年復一年廢弛愈甚如

蒙乞 勅該部會議通行浙江等司直隸等府  
各該州縣着落司府州縣掌印正官自正德二  
年為始將所屬應納南京稅糧備造手冊開寫  
某布政司某年分總該糧米若干黃黑豆若干  
馬草若干總部官某人某府該納糧豆草若干  
部運官某人某州某縣糧豆草若干部運官某  
人糧納戶某人一樣二本定限本年十二月以  
裏一送南京戶部一送臣處以憑稽考各該管  
糧官員倘有託故營求不親部運囑託掌印官  
改差例不該差人員六品以下俱聽臣行令問  
刑衙門就近提問五品以上叅 奏提問其納  
戶人等陸續告納稅糧照數收完查冊相同方



許給與通關各該官員糧草未完過違一年之上者住俸三年之上者降級不許給由陞任行取各該衙門悉照題 准事例遵守施行如此庶幾法令嚴而官民懼責任專而拖欠少矣一廣儲蓄以固根本查得直隸鳳陽府廣儲等倉該戶部每年派撥河南直隸等處米麥三十餘萬石先年糧有贏餘奏有折銀事例繼後援例告納本色日少折色日多軍官既易於侵欺軍士尤難於糴食法久而弊漸出利行而害亦隨近又據南京戶部委官署員外郎主事章寓之呈稱在倉米麥常不勾一月支放竊惟鳳陽乃祖宗根本之地設立八衛一所官軍如此之多儲蓄如

此之少思患預防誠為可慮卷查直隸淮安等府及河南布政司自弘治元年起至弘治十七年止共拖欠該府倉糧一百七十萬石中間雖有係小民拖欠遇例蠲免者緣未經查勘亦難除豁照得南京糧儲每歲差遣部官四處催徵猶尚未能無欠該府稅糧止於行文催促拖欠豈不尤多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合無將該府稅糧自正德二年為始止收本色候三五年間倉糧有餘另行奏納折色其拖欠之數查照南京差官徵催事例行南京戶部差委司屬官一員前去各該司府州縣督催完納悉照查追江西等處錢糧事例一體施行



惟復行令巡視倉場御史不妨本等公務親詣各該地方催督如此庶幾通融有法而倉廩可實催督有人而逋負可完矣

一覈災傷以除宿弊查得錦衣等衛屯田歲額子粒一十四萬餘石派撥南京應天等衛倉上納以備江北七衛官軍俸糧計七衛官軍每年俸糧該支一十三萬有零先年屯種不缺官軍歲給有餘軍無坐倉之費民省供應之勞

朝廷立法最為良便近年以來官軍作弊日深屯糧拖欠日甚弘治十八年止徵一萬九千五百餘石今尚欠六千石有零正德元年止徵三萬二千四百餘石今尚欠七千石有零官軍俸糧放

文不敷該部只得將運到民糧照數補撥屯糧之額歲減撥補之數歲增以京儲而代屯糧全非立法本意屯田官軍便於得利一行比較之例輒以災傷為辭連名狀告動輒成群及至差官踏勘多被設詐欺瞞以熟作荒以輕作重雖間有災傷去處未必如其言之甚也臣近查得各衛屯糧俱與應天等府滁州等州民間納糧田地犬牙相參坵畝相接遇災輕重固無不同相待軍民尤宜一體及照先據南京江陰衛指揮僉事蔡倫呈稱弘治十五年各衛原報并量出新增田地亦有山岡荒硬瘦地雖經報糧在冊委實難以開耕臣博加詢訪頗與所言相同



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今後屯田如果被災照例委官踏勘俱要與相近民田被災分數相同若有虛詐旗軍人等問擬應得罪名干碍軍職叅 奏提問如果地勢有高低量增分數其弘治十五年各衛原報并新增田地除可耕田地照舊完納子粒外其有告稱委係山岡荒地委官踏勘明白行令管屯御史南京戶部委官覈勘相同奏

請除豁此則情法兩盡宿弊可除矣

一省文冊以甦疲困查得南京錦衣等四十二衛每年該造實屯文冊先年題

准造送總督都御史處差人類繳戶部以省各衛差人

之費近年各衛除造送類繳之外復造一本仍前差人繳送戶部因襲既久不敢停止及查各衛每年將屯田官旗軍餘姓名田糧舊管收除實在數目造冊繳報謂之荷包文冊凡造一次非止一本百戶造繳千戶千戶造繳管屯指揮而管屯指揮造繳本衛方纔類造數本或繳兩京戶部所轄總督府總督都御史屯田御史等處紙劄書筭之費與前項差人繳冊盤纏之需一皆科歛屯軍科歛之際又不從實自上而下倍蓰無算前起未完後起又至十數年來殆無虛日又有衛所軍政官員每遇麥熟秋成之時謀差下屯俵散香扇酒食等物需索財物剥害



多端屯軍疲困實多由此再照巡視屯田御史等官踏勘災傷例該類造奏繳并戶部等衙門文冊紙劄工食銀數多雖出於本衙門收貯贓罰然亦可為節省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今後各衛實屯文冊止聽臣總督衙門類繳戶部不必重繳荷包文冊或五年或三年造繳一次無干衙門視為故紙無益於事不必繳報勘災文冊如南京戶部告判屯糧仍宜備造以備查考戶部等衙門止宜總冊備照惟奏繳文冊合無仍行備造惟復止造總數非臣昧死敢擬請自

聖裁各該管屯官員務要遵照永樂年間

勅諭事理撫恤屯軍不許絲毫科擾違者指實參

奏治罪如此則屯軍數年之疲困或可復甦造冊之

頻繁亦稍省費矣

題馬政四事

近者災變非常

聖心恐懼

詔令羣臣痛加脩省各開具興革事宜臣

等皆以庸才備員太僕馬政未舉民瘼未除召變致災寔均有罪

陛下不即加責為幸已多且使人各盡言又豈容默謹

以馬政四事開坐上陳伏乞

聖覽仍勅該部議處施行不勝甚幸

計開



一議養京營戰馬竊見團營軍馬內衛京師外備  
征調軍精馬壯二者相資乃可以壯威而禦侮  
也近年以來營中之馬日見消耗告稱倒死無  
日無之多者十數疋少者四五疋以有限之馬  
供無窮之死誠可嘆惜原其所以蓋因軍士貪  
圖草料私賣以養馬為累倚恃朋銀買補以馬  
死為幸把總之官又多徇私派領不恤貧軍姦  
頑之徒又多延推比較以覲 恩宥若不議處  
弊壞愈深臣等風聞團營官軍大約不下十萬  
團營之馬大約不下三萬以十萬之軍豈無三  
萬之家衣食稍餘產業稍足者哉但恐揀閱不  
精派養不當耳如蒙乞 勅提督大臣各營選

委忠實軍職一員將所轄官軍從一詢驗家產  
財力分為三等上等悉令養馬不足以中等補  
之其馬十四歲以下倒死責令全陪十四歲以  
上者止陪半價二十歲以上者免陪革去椿頭  
朋銀之例絕其衆輕易舉之私編成格眼文冊  
兵部用印鈐縫一本收貯營中以備科道等官  
點驗一本送太僕寺以憑本寺少卿點驗如有  
倒補轉換事故各該官員就註冊眼為照官軍  
養馬既按月關支草料又以時下場牧放若處  
置有法騎養得人逐年作踐瘦死之弊亦可以  
漸保其無矣議者必曰騎軍步卒練習已久若  
通行選閱未免更張臣等不知兵事然考古兵



法騎亦可以為步步亦可以為騎非如天生兩  
不可易者若平時騎步不能相通臨敵決戰何  
以出奇制變乎今團營提督皆奉

命內外大臣等豈敢與議但職司馬政不忍不言查  
得本寺給與京營馬匹除先年不開外弘治十  
六年給馬三千匹十七年一萬一千匹十八年  
又一萬匹內五千匹未領每匹直銀二十餘兩  
皆竭民膏血所得一旦付之軍士骨立稿死累  
殄可憐積以歲月八九匹中僅陪一二矮小老  
弱比之原馬真駑駘之易驥驥矣 國家何所  
賴哉此臣等所以痛心而一言也

一議減馬政文冊照得本寺所轄養馬地方南北

直隸及河南等處各該府縣內外衛所及宣府  
等處各該城堡每年各項文冊解造甚多臣等  
檢看有舊有而今可省者亦有新增而不可少  
者有季報馬冊一年四季開報舊管新收開除  
實在數目者是也有孳生馬冊每年開報孳生  
馬駒并馬戶姓名本寺具數類冊交與御史出  
差印記者是也有備用馬派取寄養馬未到先  
繳一本馬已到隨繳一本以憑查對者是也又  
有點馬簿冊少卿寺丞等官按臨所在臨期投  
遞以憑點閱者是也以寄養馬冊計之本寺一  
本督理少卿一本分管寺丞一本該府通判一  
本是一事而四本夫以孳生馬匹計之本寺一



本寺丞一本印記御史一本該府通判一本是亦一事而四本矣各項文冊計其工倉解送之費加之官吏人等因而科擾所費不貲皆出於民况其所造不過抄謄舊冊畧有增損各該官員視為文具亦不檢閱勞民傷財於事無益臣等豈敢坐視不為之處看得孳生馬冊各該衙門每年止須二本一留本處備照一候御史寺丞會印之時投遞每年三月以裏止具總數申文到寺以憑轉報他本可以盡免矣備用馬冊亦止須二本一留備照一候解馬到寺之日就同依准投遞凡先繳文冊皆可免矣點馬簿冊本寺於寄養馬匹行令各該衙門一體照式編

造可以常用少卿一年滿日交與接管少卿寺丞三年滿日交與接管寺丞其餘點冊點單手本之類可以盡免去矣惟季報文冊乃

欽定條例所載臣等昧死言之若將一年四季分併半年一造一年止造二次每造止許二本一留本處以備遺忘一解本寺以備查照則似於

舊制無違兼之民財亦損但臣等不敢擅議伏乞聖裁各項文冊如蒙 准言乞 勅兵部通行各該衙

門并南京太僕寺永遠遵守造冊差人止許掌印正官動支無碍官錢不許管馬官吏仍歛民財督理分管官員非奉 欽依不許別生事端擅令造冊州縣屬府者本府類解衛所屬都司



者都司類解如無所屬者方徑解違者各坐以罪庶為便益臣等聞古人有言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訪得各該衙門籍冊亦多徒費無益若推類行之亦為民造福一端也乞 勅該部議處幸甚

一議處管馬官員照得順天等府所屬州縣寄養兒扇馬匹田有定額戶有定丁比之別處牧養孳生馬匹者事體繁簡大有不同今該府馬政官員既有本寺少卿提督又有寺丞分理又有各府通判專管事少而官多令煩而民擾至於文移簿冊之費迎送廩給之需積少成多皆為民累查得少卿係奉 勅督理官員難以更改

合無將分管寺丞盡行減省管順天府者改委別府管保定河間二府者止令管理孳生馬匹至於寄養馬匹專委少卿各府通判等官悉聽約束如此則職專而可責成民安而無多擾矣再照宛平大興二縣先年該

欽差給事中等官王廷等奉 勅查勘宛平縣原額免糧養馬地一千一百七十九頃四十八畝有零編養馬一千二百九十四匹大興縣地五百八十六頃五十三畝有零編養馬五百二十六匹大率計之為田八九十畝養馬一匹比之別縣止五十畝養馬一匹者例已不同編戶造冊詳於舊法民安事久已為定規續該順天府建言要



將宛大二縣馬匹分派別縣寄養管馬官員起  
送吏部別用該兵部覆奏行移本寺臣等看得  
民間種地莫非王土養馬者免糧出稅者免馬  
此不易之道也今兩縣地土幾及二千頃既不  
養馬又不納糧却將馬匹加派別縣撥之事理  
可謂不均况兩縣密邇輦轂全無馬匹緩急  
調用何以應付該府所言可謂知其一未知其  
二也合無仍將管馬官吏存留辦事免糧人戶  
照舊領養庶幾先事有備民無不均若謂京邑  
之民差使繁重宜加優恤許令原養二匹人戶  
共養一匹則恩澤之施又加於他縣一倍矣  
如兩縣管馬官真得留本府管馬通判可以革

去議者必曰他府不革獨革順天府可乎蓋他  
府管孳生之馬事多不可革順天府止寄養之  
馬事簡可革也

一議清場畝租銀照得各該養馬地方俱有牧馬  
草場先年事體歸一專令牧養馬匹近年法制  
更改祇是徵納租銀除真定等府每年陸續解  
銀到寺近又該兵部差官清查外惟順天府所  
屬二十七州縣永平府所屬六州縣保定府易  
州涞水定興新城新安容城雄縣七縣河間府  
青縣任丘靜海三縣每草場有一段百十畝者  
有數段幾百頃者每年租銀有三四十兩者有  
五七十兩者自弘治六年起例以來各府徵收



並無分文解送到寺既廢牧馬之舊規又失徵租之常利若不查理其弊愈深及照先該都御史洪 奏將順天等府免糧養馬空閑地土每年照畝徵銀祇行二年續該本寺奏准免徵除例前已行給民買馬外未給之數亦未清查臣等竊思前項銀兩俱緣馬政而設比與別項課稅不同既已徵收在官又非小民拖欠可比如蒙乞差本寺少卿一員遍歷所屬督令各該掌印并管馬官員逐一清查要見某處原設有牧養馬草場田土若干自弘治六年起每年各收租銀若干見在何衙門交收其別項支費者奉何衙門明文可據及查免糧空閑地畝某處某

年分該徵銀若干已給與人戶者若干見收在官庫若干在官者悉令起解該徵者立限催完其各年徵收在官銀兩或為官吏侵欺或推稱別項支費查無明文憑據悉聽差去官員應拏問者拏問應叅奏者叅奏追徵清理完日通將各處草場頃畝坐落里地佃種人戶花名并每年該徵銀兩等則之數造冊二本一送兵部備照一留本寺查考如此則不惟革官吏侵欺之弊且可助邊方買馬之資其於馬政亦為小補題馬政利病

近奉

聖諭痛加脩省已將本衙門事當興革者開具上陳數



日以來竊思邊方馬政關係尤重稽之案牘粗得其沿革利弊之槩再行開具伏俟

聖裁照得本寺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為因南方一二府縣地不產馬暫收折色自後比例者衆日漸加增當時所積不多各邊不會指取以後間有奏討量與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潰不可塞查得宣府成化二十一年止奏討銀一萬兩自弘治十四等年至今則一十三萬兩矣大同成化二十年并二十二年止奏討銀二萬八千三十兩自弘治十等年至今則一十六萬五千兩矣延綏成化年間止共討銀三萬九千兩自弘治九年至十八年則一

十萬二千一百九十五兩矣寧夏弘治十八年以前節次止討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兩弘治十四年至今纔及六年則已七萬兩陝西布政司等處止是成化二十二年取銀三千八百八十兩自弘治元年至今則節次共討過一十五萬九千兩有餘矣他如甘肅遼東山西等處各節次奏討過一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二兩皆數倍於前可謂費出無經糜費不貲矣及照本寺寄養順天等府馬匹起自正統十四年為因虜寇犯順馬匹不敷歲取南北直隸等處馬二萬匹俵養近圻以便征調然本意備京營之用不專謂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畜馬匹足備征調故也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狎頑一遇邊



警報言馬少張皇聲勢奏請紛然橫議一興牢不可破查得宣府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十二年止取馬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四匹弘治十四年至正德元年七年之間却取過馬二萬一千四百五十四匹大同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七年止取馬一千九百六十五匹弘治十二年至正德元年八年之間却取過馬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一匹除給銀買補者不計已數倍於前矣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遂將騎操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又不倍償鎮巡大臣多闕畧文法豈能一一覈實把總等官惟乾沒貨利豈能一一盡公甚至貪黷之徒如近年都督莊鑑侵欺買馬價銀追贓罷官亦其一也其中弊病難以悉言

若不計處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歲復一歲何以支持臣等叨凶馬政恒切憂惶然材識淺短素無經畫且事勢牽制又難舉行輒以愚見條陳稍違不職之罪查得先年邊方討馬兵部奏勘缺少是實方行量給其後不知緣何不料邊情之緩急不計內馬之盈虛隨其奏討之數輒給與之而又不復稽考任其耗費合無該部仍照先年良法今後奏討者嚴加覈實量為給與庶幾邊方不敢妄求朝廷不致徒費彼知馬不易得亦肯調養用心又查得本寺未收折色以前邊方止給馬匹今給銀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一入軍中既為有司尅減又為軍士花費及至買馬所餘



幾何價既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終費官價隨死  
隨討終累 朝廷原其本心非全為馬合無今後邊  
方缺馬之時仍給本色以杜前弊若謂寄養之馬不  
敷聽臣等多方措置又查得各邊俱有餘糧屯田草  
場椿頭等項銀兩以備買馬之費先年不曾給與本  
寺銀馬邊無不足今歲給益多邊益不足何歟必須  
查考方得其詳合無兵部奏差風力郎中一員與同  
本寺督理少卿前去各邊查勘前項銀兩歲入若干  
收貯若干各該城堡騎兵若干有馬者若干該補者  
若干近年本寺發去銀價買馬若干餘銀若干給過  
馬匹某城若干某堡若干如有姦弊聽其叅究事完  
之日具數造冊收貯兵部預知其盈虧多寡之數臨

期請給易以酌量若一時動衆興師暫添銀馬不在  
此數又查得邊方討馬開稱馬死或生災病或因馳  
逐理或有之然不應如是之多其間豈無作踐瘦損  
偷賣私借之弊並無一字聲說况生病亦由於水草  
之不時馳死亦由於作止之無節要在得人專心牧  
養豈可盡誘之馬哉合無兵部行移鎮巡等官各以  
暴殄天物為戒愛惜國馬為心選委管馬官員督責  
養馬軍士務要飲餼以時蔭息有地疾病者委之官  
醫作踐者治以軍法及照本寺奉 勅督理少卿止  
是每年到邊點鬪一次合無今後點鬪二次倒死者  
皮張駿尾俱有方准朋陪買補者齒歲身材相應方  
准印烙但巡點之處不及大同緣大同銀馬一從本



寺給與既有相閑亦合查點合無 勅令兼管庶幾  
人皆警畏事可責成又查得督理京營少卿奉有  
勅諭內開比較百戶指揮都指揮等官瘦損倒失馬匹  
或按月住俸或奏 聞區處 天語丁寧俱有則例  
然遐邇一體內外一法合無 勅督理少卿宣府大  
同各城堡等處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邊方將  
士惕然悚懼知 朝廷修舉馬政法令嚴明庶幾變  
其舊習以圖後效又查得陝西各邊因是地方曠遠  
道途艱難不來取馬止是弘治十七年十八年於平  
定州給與延緩馬共三千五百匹其迺年奏討本寺  
馬價買補馬匹不下數十萬兩及彼處餘糧屯田官  
地椿頭各項銀兩亦合查究前項京營住俸比較事

例亦合通行但原無本寺官員督理乞 勅兵部另  
行議處或者所見謂邊方重地鎮巡大臣闡外之事  
宜從寬大若每事較量多方綜核邊方將士恐有不  
堪臣等謂團營為京輔之屯比之邊方尤重提督極  
人臣之貴比之鎮巡尤尊 朝廷慎重馬政尚有科  
道點閘少卿督理况邊方乎蓋鎮巡等官於軍士務  
結之以恩臣等典牧之官正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  
不相悖也臣等愚昧不能盡識時宜伏乞

勅下該部詳其可否補其闕畧畫為長策為邊方久遠  
馬政之利不勝幸甚

陳情再乞休致

正德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吏部為缺官事該本部會



推題奉

聖旨儲 還着做戶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欽此欽遵  
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吏部移咨到臣除本日望

闕謝 恩訖臣本非才加以多病

皇上起臣退閑之中任以卿佐之重惟當促裝就道赴  
部供職圖報稱於萬一乃臣之職分亦臣之志願也  
緣臣先患虛弱濕熱等証荷蒙

聖慈准令致仕杜門家居將及一載雖憑藥餌僅能支  
持一遇煩勞輒又發動以致元氣未復病勢未回今  
奉 恩命夙夜靡寧臣欲奉

命則病不能前臣若稽程則罪不可追愚衷展轉憂病  
愈增伏望

皇上察臣才不足為有無憫臣病不堪於任使仍令致  
仕得以養病痊可之日儻蒙錄用則臣誓竭犬馬之  
力以報

天地之恩臣不勝感戴顛望之至

改南京戶部侍郎謝 恩

正德七年二月十八日准吏部咨欽蒙

聖恩改授前職臣聞 命屏營俯躬踖躅竊以南京實  
根本之重地戶部乃錢穀之劇司職既貳於地卿選  
宜從於人望顧茲重任乃昇微臣伏念臣才不逮人  
器非適用久塵仕路績效未之有聞薄竊時名行實  
無以相副曩嘗待罪於司計尋以移疾而歸田屬當  
更化之初復叨起廢之列緣疾未愈具疏再辭蒙



大化之保全 賜溫詔以調理家會未久 朝命載頒  
爰改 留都仍供舊職謂臣年力未衰既不終於廢  
棄憫臣氣稟素弱俾稍得以優閒惟  
皇上之體羣臣同 天地之養萬物而臣庸陋之質老  
荷生成之偏顧 恩德之難名豈垺埃之可稱臣敢  
不磨礪朽鈍罄竭愚誠生財有道雖慙本末之知報  
國無能惟勵始終之節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改吏部侍郎謝 恩

臣先任南京戶部左侍郎正德八年正月初六日准  
吏部咨欽蒙

聖恩改授今職伏念臣質本庸愚才尤謏薄歷官京秩

恒懷竊祿之慚佐職地官全乏生財之道方滿盈之  
是惧忽 光寵之載臨爰自計曹俾司選部首六卿  
之倅貳綜羣吏之綱維澄汰以別賢愚考課以書殿  
最責任既重掄選惟難顧臣何人乃叨斯職欲控避  
則惧煩言之為黷雖祇受益思 大造之難酬誓殫  
夙夜之勞稍效消塵之報臣無任惶悚感  
恩之至

奏乞 恩賜封

伏覩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詔書內一欵兩京文職官員歷俸未及考滿者與應得  
誥勅欽此欽遵當

恩詔渙頒之時臣以太僕寺少卿未及考滿聞繼母董



氏喪守制在家後臣於弘治十五年十月內起復到部本月二十四日 欽蒙復除前職臣查得太常寺少卿黃寶先年奉 詔乞以本身應得 誥命移封父母及查得太僕寺少卿王質丁憂復除之後亦行此例乞 恩封贈父母俱蒙 聖明 允其所請思得臣父儲信見年七十四歲臣先任吏部郎中蒙給誥命封如臣官臣母王氏贈宜人繼母董氏封宜人以臣歷官之微勞叨與 聖朝之盛典已為至幸夫復何求仰惟陛下以至仁覆天下以達孝率羣臣臣下未及考滿先與應得誥勅 聖恩隆厚蓋已極矣援例移封如黃寶者亦從而與之

服闋乞 恩如王質者又從而與之 恩典無分於久近

聖澤普及於幽明可謂體悉臣子之至雖古昔盛時莫有過之者臣昔守制不得與黃寶同時以乞封臣今復除竊取比王質陳情以干澤伏望

聖慈 勅下該部查照黃寶王質事例將臣應得誥命封贈臣之父母俾臣父垂老得再 沾一命之榮臣母偕亡得再賁 九重之 寵豈惟副臣一人之私抑亦為天下臣子之勸希冀

天恩臣不勝恐懼待命之至











再舉當騰諸薦牘矣不宣

復王思菴太宰

承賜台翰存問周至感刻感刻所諭致政一節抄呈未出已蒙 聖明俞允詔旨溫厚恩典駢蕃中朝士夫無不歎息誠近時所未有也諗之盛价說尊體雖稍違調攝行時已平和矣此後從容起居當益介壽棋巋然老成為當代人瑞也 囑夙承知遇弗克捧觴上壽廁於賀賓之列不勝瞻慕伏惟崇護寢饋以慰下情不宣

回童宗伯

囑向者獲侍左右猥蒙誨愛取切取深奉遠許時冗惰之故未及修問代承手教遺以佳惠夏間朱貢士至又蒙賜以蘇集拜領之餘唯增感愧而已伏惟執事文學

不宣

奉戴先生司寇

囑拜啓久遠教範不勝瞻詠每士夫至自南京者恭諗台候動止萬福私竊為慰第囑冗懶不能數修書問於左右罪戾無所逃焉爾賢嗣氣質聞日茂秀仁人君子培植深厚異時自應遠到也未涯侍奉漸涼伏冀崇護寢饋以副中外倚重不宣

奉謝方石先生

囑昔在江東極蒙垂愛懶鈍不省承教迄今鄙心慊然奉違數年曠於脩問惟是仰止之私有加於昔但時竊聞動履於台之士夫恭諗道德日崇著述日富輒用欣抃為海內慶蓋歸然人望如我公者今不過數人而已



謹附啓并帊為壽伏冀願養為吾道加愛不宣

復楊遠菴邵憲

比承手劄期獎太過感媿感媿矐矐叨長馬曹才力謏薄  
考古之馬政眷之於民不若眷之於官之善國初舊法  
猶多此意今則盡廢矣執事邊方馬政盡是眷之於官  
之意其竊仰之但無由面承方畧乞從吏備錄一通見  
賜使其稍依倣而行之亦中國保馬之幸也至懇至懇  
西陲晏然皆執事經畧之力比聞關中荐旱恐更勞撫  
綏耳邊方利病敝寺初為宣大而言遼陝皆差官乃廟  
論也想洞炤矣時事日變弼諧拾遺者皆無所庸其力  
有志者憂之古人致君必自有術執事為中外倚重且  
為西事留不得與諸老幹旋一堂之上計他日功成而

行義孚於海內所不知者特一二人爾茲者 聖明眷  
留清望益著區區波及之言適足以自損其何傷於執  
事乎無由馳賀惟冀調護寢餼益介壽祺以副具瞻之  
願不宣

使至伏蒙手教并領嘉貺兼恭諭動履康裕感惻何可  
量致政之請特荷眷留中外喜無它議蓋我公去意已  
決賢尚齒誼自 朝廷初非在我有所濡滯也所諭  
誥命司封謂例未得致仕者須考績至京乃敢請給更  
今教屢示之矐近承乏馬曹自顧鄙劣叨竊過望寔教  
澤所及但私心未獲日侍教左右為憾爾謹附此叙謝  
伏惟以時倍加願養以隆遐福不宣

寄楊石齋



曠前歲在京師奄罹大故荒迷中重辱吊慰哀感無量  
抵家無何聞公亦以變去位嗟乎何吾人同罹此厄運  
邪萬里奔赴川塗跋涉其憂苦蓋倍於僕也恭惟孝心  
純至思慕摧裂何以堪居第南北相望無由奉瞻以相  
控訴爾讀禮之餘著述必富賢伯仲又有閉門師匠之  
益異時胥會尚冀沾丐殘餘以潤衰朽也未間惟冀抑  
哀強食以慰輿望不宣

慰張東白廷祥

曠久違門屏瞻仰彌切前歲居憂側聞太宜人奄棄榮  
養尋聞執事持服南還哀迷中不及馳吊又不及奏疏  
上慰悚罪悚罪伏計此時已及禫服今寓內多事朝  
需賢執事道德高厚雅有經世宰物之念諒不得偃息

於家矣伏冀抑哀調護矧疾柄用副海內之望不宣

寄費閣老

大拜踰年道阻無便不克寓賀悚罪悚罪曠備員無補  
閒中每念及時事姑以所急者奉瀆且如江西流賊初  
間劫掠出沒止百里之間合省固未罹其毒也自調狼  
兵以來征科供億已增一番民害矣然狼兵凶獷嗜利  
其淫污劫戮尤甚於賊養寇縱賊為害日滋今當事者  
既不能節制土官其土官又不能斂戢其衆昨賊已散  
蔓徽衢間矣禍將何時而已邪僕之愚謂狼兵既不可  
猝遣諸餘又不可變易莫若擢一大將如咸寧伯者領  
京邊官軍各數千人奉 勅前去督同狼兵殺賊一則  
彈壓之使不為害一則激勵之使速成功賊平之日就



護送狼兵出境使之知中國兵威不敢玩視以弭後患  
愚見如此未知何如附上以備采擇執事宰制四海使  
萬物各得其所况江西父母邦也諒軫諸思慮久矣奚  
埃僕言不宣

寄劉司寇與清

楊正郎來承惠新錄佳箋玆感玆感奉別忽復踰歲  
抱病如舊思奉高論清燕道不可得徒切瞻企而已林  
下之人求一安穩為幸近因流賊窺淮戒心汹汹聞楊  
虎已戮于渦水但群盜在中原者勢尚猖獗全仰識慮  
沉密當此大任朝論可謂得人果能成功使儒者增  
重又曩之所竊喜也想必有書達執事論賊勢竟如何其  
大指希示及之歲抄伏惟調燮不宣

歲前承手劄論及賊情家僮伏謁又辱降屈年德垂問  
賤疾感媿感媿執事於故舊之情但曩不足以當之也  
群盜近愈狂悖出入圻甸尚未見殄滅之期曩所憂者  
京軍再出若勝則得不償失萬一不捷此舉殆似孤注  
也其中利害難以具言此惟可告執事希秘之何生晉  
謁敬附手續新春惟珍攝不宣

與張都憲朝用

側聞憲旆駐淮已久曩抱病里居不獲晉謁又不及裁  
問於左右悚罪悚罪弄兵潢池者所在未已長淮以南  
大江以北獨晏然無事皆執事撫綏之力也林下之人  
得一安穩與斯民受惠多矣近京兵復出賊勢愈堅竊  
恐山東饋糧不繼意外可憂且賊勢窮迫又復窺淮有



城池者可以自保一州村鎮市罹此慘毒奈何淮揚近日  
簡募兵民雖衆但主客之心不一且無善將者統御之  
若復窺淮京軍蹙其北淮師截其南亦一奇也此皆臆  
見想在執事軫慮中矣夙承知遇輒敢及之歲晚伏惟  
調護為世道重不宣

欽頓首啓奉遠光範每勤瞻嚮兩淮饑荒甚勞撫綏竊  
讀乞糧封事并與東山先生書經濟之才忠愛之蘊益  
深歎仰近蒙 聖明憫惻免折色糧價免俵印馬駒

恩甚渥也但不知廬鳳與揚米價徵起若干開種益價  
上納若干果如其數伏望執事做曾南豐河北採災議  
捐益行之欽所慮者前價未得耳至於各衙門諸餘銀  
兩亮皆以便宜發之不敢贅鄙見謂目前採荒簡便應

急百方以思莫如截留漕運之米為善今 畿甸穀價

殊賤若以太倉年積之價召商糴納百萬餘石每年軍  
士月糧間支一月則三年可盡矣一則此間賤不至傷  
農二則倉銀不至它費却留漕米五十萬石於淮又不  
下常年之數是一舉而三利於空白中得此若干糧以  
賑饑也亦自欲言者戶部以事干漕運為詞謹奉白以  
俟裁擇儻以為可馳奏之未晚也欽無補鄉郡甚切憂  
媿特愛輒敢切及伏冀鈞照不宣

欽頓首啓欽無似特辱照庇感刻感刻曹侍御行曾附  
狀想徹鈞覽矣兩淮生靈遭此荒歉加之疫癘盛行蝗  
蝻繼作哀哉吾民何以堪此所賴執事撫巡於上極力  
賑恤其經畫之備防禦之周聞諸搢紳莫不稱誦以理



論之人定亦能勝天不遠也昔人謂水旱之灾民愁苦然傷所致今散利罷征民且無所苦矣但貪酷之吏害甚於魃苛甚於虎竊聞列郡尚或有之得去一二太甚者為戒則導民和銷變異未必無補此亦中朝士夫之議也特愛且圖稍効區區以報竊敢聞於左右伏冀矜察不宣

### 奉新充道

新歲人回始拜高文之惠典雅温粹真仁人之言老父小子獲此何啻百朋之錫但期獎大過喜幸之餘繼之以媿不能已爾曩比得旨准調理起用微軀無似何以當此惻心揣已惟增感忤而已姪洵叨舉進士曩更為之喜者以出吾兄門下為尤榮耳適京口吏行附啓

餘異調護為斯道重不宣

### 復顧都憲良弼

承賜涑水先生墓碑珍感珍感蓋士之所立德功與言而已三者嘗相資焉德與功須能言之士以傳能言之士須盛德奇功者乃寫其所欲言古今常患不相值今涑水先生德業之盛美君臣之契遇無愧古人矣非東坡超卓之識古贍之辭叙而詩之何以稱哉誠百代奇遇也遺山集中如涑水侯碑雷御史誌亦是奇作但方之坡公差覺緩步爾奉上四冊因附鄙說狂率幸不罪且因以請教也有終貴恙大抵勸學之故想自能調攝今嚮愈矣未由趨侍撫綏之餘唯為道自愛不宣

### 回高都憲







以白儒者之效以寬朝野之憂也殘暑軍中倍加葆  
衛不宣

與南屏待詔先生

久不奉清誨豈勝瞻企承屢借書感甚感甚蓋秘本最  
難得出近日修書開局衆目所在尤為難也極知費公  
心思何以為報但當彊讀稍酬知已爾陵川集四冊納  
上他書再無留在敝齋者矣乞檢入之不具

奉王辣齋

曠久曠書問極知罪戾然區區瞻仰之意則常在辣齋  
左右也迂章來恭誌體履多福益慰卑情兼聞賢郎欽  
佩才譽佳茂秋闈發解士林傾望此尤可為公賀也時  
事日新老成凋謝巋然繫海內之望者惟公數人而已

伏惟願養為道加愛不宣

去歲伏承手劄兼領賻儀重以賤目之故曲煩垂念備  
示良方其為哀感曷可云喻憂疾相絆裁謝久稽南望  
門屏每勤瞻企時事日變公雅負當世之望而居深念  
諒倍常情所恨不得趨侍左右稍聞經濟之畧爾間聞  
公草書卷子欽佩向曾寫一通見寄首絕遺一字蓋未  
辨也曠近得抄全集錄此詩於別紙奉觀徐給事宣之  
久慕德望因其行謹附手狀秋暑尚熾伏冀調護以慰  
輿望不宣

寄林見素待用

奉別數年相見期與公對案連榻數日夜不休不意對  
面又成千里之隔別後徒惘惘爾聞自浙抵湖南遠惟



以白儒者之效以寬 朝野之憂也殘暑軍中倍加葆  
衛不宣

與南屏待詔先生

久不奉清誨豈勝瞻企承屢借書感甚感甚蓋秘本最  
難得出近日修書開局衆目所在尤為難也極知費公  
心思何以為報但當彊讀稍酬知已爾陵川集四冊納  
上他書再無留在敝齋者矣乞檢入之不具

奉王辣齋

曠久曠書問極知罪戾然區區瞻仰之意則常在辣齋  
左右也迂章來恭誌體履多福益慰卑情兼聞賢郎欽  
佩才譽佳茂秋闈發解士林傾望此尤可為公賀也時  
事日新老成凋謝巋然繫海內之望者惟公數人而已

伏惟願養為道加愛不宣

去歲伏承手劄兼領賻儀重以賤目之故曲煩垂念備  
示良方其為哀感曷可云喻憂疾相絆裁謝久稽南望  
門屏每勤瞻企時事日變公雅負當世之望端居深念  
諒倍常情所恨不得趨侍左右稍聞經濟之畧爾間閒  
公章書卷子欽佩向曾寫一通見寄首絕遺一字蓋未  
辨也曠近得抄全集錄此詩於別紙奉觀徐給事宣之  
久慕德望因其行謹附手狀秋暑尚熾伏冀調護以慰  
輿望不宣

寄林見素待用

奉別數年相見期與公對案連榻數日夜不休不意對  
面又成千里之隔別後徒惘惘爾聞自浙抵湖南遠惟



即日起居住勝為憫陝伯之擢汪又先之柰何知公任  
運必不經懷但不可遽有休退之請此事再容奉白也  
原善附在審錄之列得冠帶閑住詞氣卑佞士夫短氣  
雖江西人亦謂渠家門戶掃地可嘆可嘆士君子立身  
當安義命豈以在外者而喪所守哉僕非淺薄要公知  
其人尔徂暑惟保練以副士林之望不宣  
承諭并二帖得窺知獄案本末以公之明直謙虛而  
嗽者乃無故中傷之不問可知其為人矣第不知臺察  
魯炤詳之否不然真所謂求全之毀也怪哉怪哉湖南  
治行洪洞公在稠人前極稱獎之矐懼公獨立為衆所  
憎然又有知己如此者却可為公賀也陝伯之擢為嬖  
人所尼內翰語之曰此人恐非終不用者渠應云豈終

不用且稍止之用不用豈足為病實益彰公之直渠輩  
所見想自以此軒輊人不知有道者觀之不直一笑但  
不可輒請休退墮渠術中却笑吾輩不自優裕亦以此  
熱中也乞俯聽之時弊日深靜中思之無一可恃真天  
幸尔何由奉見罄所欲言惟冀若時保練為吾道之重  
萬萬

別後數奉問不知一一徹覽否秋來起居想益佳勝僕  
近看時事雖多翻覆要之是非終不泯滅公曾次夷曠  
眼前細故想不留滯也所瀆前書已悉茲不贅未奉侍  
間唯調護寢食為道自重萬萬

公之決去甚高但僕輩不能挽留真可愧也聞野服過  
黃相知亦有跡太奇之議如何如何病起復用特不為



例士林美之此事幹旋之力涯老居多便中望附一書  
轉謝座主於門生恩義自當然爾亦無嫌也司農家須  
善處之得兩不相傷則善矣未涯瞻奉唯玆嗇副海內  
之望不宣

遠久無由再奉顏範間中每切馳慕惟翹首一南望爾  
存敬太守來得聞起居安裕甚慰甚慰林居著述必日  
富無惜寄示僕得少祛俗陋也叨轉騎曹尋數月矣此  
官無補於職直苟祿而已所竊喜者得避要劇之地想  
故人亦以是為僕喜也諸餘不能一一唯保越以副海  
內之望不宣

久不脩問耿耿昨寶應舍親有書來道公薦及於囷捧  
書驚愕良久夜間思之憂感弥甚故人高誼僕豈不悉

第恐尚有未思者爾囷人品素劣學行無以過今之中  
人偶忝科名遂竊時譽此終身之愧也歷官無狀再叨  
今秩逾望已甚矣服闋來自以婚嫁私冗稽留赴選非  
有它也然尚恐在人有養高自便之論即今趣裝擬在  
夏秋間北上豈敢勞公汲汲引薦乎此固公為國愛才  
之盛心但囷寔非其人也蓋古之君子皆務韜晦沉默  
不欲異於人人以得名名者造物所深忌如囷者已竊  
時名多矣自顧實何能萬一以副之此它人所不知而  
囷獨知者有其實者尚為造物所深忌無實者將何如  
哉公盛名重望在天下凡百舉措衆所注目囷也何人  
乃當此舉設或異時志不能帥氣泄官行已稍有悔吝  
豈不污公簡牘益重囷之罪哉前輩謂常調官好做使



欽即復除一官稍盡職業苟全素守亦聊可藉口見故人矣况敢望意外之擢使姓名赫赫在人耳目為眾所屬望窺伺指摘邪或者公謂欽或不被知於當路慨然有此舉此須面悉然有命焉况寔無見知者且比來無缺何與人事也如囊封未發乞寢之削其稿如已發未遠遣急脚追之庶不誤公知人之明欽亦免過情之耻煩言浮議無從而生乃至幸也急於奉白覩縷無次恃游從之舊耳伏冀亮貸不宣

辱薦將謂泛及奉牘乃知宮僚之選也悚媿悚媿是選欽豈能堪哉徒玷公知人之明也鄙文久稽寔坐冗懶兼筆路滯澁之故傳來尊諭似不諒察稍涉此念欽不齒於士類矣兼尊公盛德抑何間然之有稿牽率成甚

媿庸俗幸一一指摘其疵顯示之當再努力幸勿存形跡也時勛侍御禮遇過當相見為欽稍降謝之留都多缺蚤晚得侍左右尤欽之幸暑熾異道體玆攝不宣

昨承手劄併領精縑珍感珍感服除後泊沒人事中忽枉教墨奉誦無已殆如寐得醒也索居久不聞朋友規戒之益流於汗下日不自知耳幸公相望不遠便中無惜垂誨乃至願也朱舉人辱寵訪雖以欽故然下士乃公素好也壽文遲滯媿悚不可言自前歲憂回書冊散亂原來行實不知置在何處有稿望錄示幸幸如出於林黃二公之筆不可得只煩公有所示欽得依據牽率成稿也拱伺拱伺諸留續布漸熱加愛不宣鄙文以久逋之故昨亟於奉償遺漏垂舛悉如來教悚



媿悚媿今畧贅數語稍見本題至於廣伯新銜緣公已  
辭免且稿中召命荐至之語亦涵此意姑仍舊如何此  
舉專賀七十若移在令弟校文之年則亦過期矣不知  
若果黃方二公初意也此皆鄙見乞再示可否期耄之  
間曠當再頌當不食言矣平世用人多循資望世安二  
者兼有之感公之意欲以積薪之說待僕不知當路之  
見正如太倉之放陳也呵呵側室比生一子今日日月  
公雅垂念謹附知親賓致賀俱堅卻只乞公一詩為此  
兒壓災也餘具別紙秋暑熾甚未涯瞻侍為道加愛不  
宣

春暖遠惟道體亨裕為慰江西賊勢想倍勞經畫聞之  
士夫須官軍與大家世族隨賊剽掠所在公私合力勤

之乃善如何如何一時監司不甚悉知可以協謀者想  
國賢及朝言在幕次爾海內方多事不可謂無材但誠  
心任事者甚少士習至此極難變此更可憂也聞於當  
路處有薦牘賤姓名亦玷其中感媿感媿其如此公亦  
在人驅使中何賊平後想寵召面悉不宣

昨具手帖以空事奉瀆蓋痛憤之極控於知己不覺觀  
縷如未汚白簡旦已之僕將自處亦不欲以此等事奉  
溷也恭諭江西之盜寢息利民善俗之政次第舉行聞  
於下風不勝欣慰蓋賢者在位有識者惟恐其無成况  
忝遊從之厚者哉茲復稍有聞見輒布諸左右請裁擇  
聞之士夫寧府賢而有才昨所叅諒無損於盛美朝  
廷重宗藩內批不得不然乙稍引咎順受之為當好善



惜名王之善念此牖也可以納約此無齟齬他政可沛  
然行矣罰贖固時宜然貧人久係官不便只科罪疾遣  
之如何勸借固廣儲蓄然江西人甚吝且奉行者不至  
姑已之如何風聞許復定昌懋貞亦謂未善古人行事  
多先看人心之向背此非人所向也奈何亦作背人心  
事平契勘憲監只據覆請為妙不須已甚甚之適以寬  
之且恐轉累憲也公性明銳甚事至乞稍緩之且召兩  
司從容議處彼亦不敢不竭誠不然恐不免退有後言  
者恃舊叨叨古語云無之而置誠親之也幸悉此意未  
涯瞻侍唯若時保愛不宣  
持服家居忽踰歲矣即日不審氣體何如抑哀就禮以  
全大孝乃交游至愿也太夫人几筵前皆以不得躬奠

為慚附上薄儀稍辦脯果侑奠辭爾唯鑒納之江淮旱  
災饑民死者甚衆高懷雖罹荼毒想不能便忘也附知

又前八首

別來馳慕不已南都多事想公悉知靜觀菊田相繼捐  
館朝東近雁內艱全之玉卿與義諸人又皆以言得罪  
聯翩四出交游零落莫甚此時向來聚集真不偶然也  
范齋去歲生子獨此稍慰懽糜祿愧甚亦盛為人不喜  
將來出處不知如何也時事日新目前人物屬望者甚  
少公且因官効職養望蓄才一登要津所發便沛然矣  
無便久不修問萬冀崇護以副具瞻之望它所欲言與  
義能悉不具

久別奉懷耿耿雖間承手翰及兵侍王公至始獲盡聞



起居之詳直道至誠內外綏服紀綱之地實愜且瞻欣  
忭欣欣承不鄙以賤姓名聞於王公且感且愧才識薄  
劣恐負故人之知爾諸公書皆轉上但范齋馳賀未得  
昨又諭其乞身矣年來士夫多鮮晚節近日謝方石李  
范齋乃浩然決烈但老成人引退此又有可慮者臨楮  
不能悉也公名位優著計不久當歸中朝未奉侍間唯  
多愛以副瞻企不宣

去歲又辱滇中象櫛番錫之賜感荷感荷承差回魯具  
手書并雜詩文數篇奉覽昨承諭謂無書至今稿尚在  
也豈承差逸去邪但公移鎮不得覆矣湖湘地邇此後  
却得屢通問也賢姪過此得書諭公起居之詳云體貌  
視舊豐美甚慰甚慰至於學行宦業與年日廣此則不

諭而知者但貧約如故此吾人之常奈何奈何僕年來  
為病所苦諸餘皆廢它日甚無以副故人之知獨此念  
未忘爾宏文行又喜公得賢僚奉接未涯唯加愛為吾  
道重不宣

承手劄垂問賤疾詞意諄至不善調攝每勤故人之念  
益重感怍無已賤目矇子幸無它虞但兩弦赤爛病後  
久未得瘡乃血氣不足所致多方未得充實奈何奈何  
日者多謂厄運使然恐或然也公貧乏惠帶何以克當  
多病無似之人腰間豈稱此飾置之篋笥永以為榮而  
已一齋提學昨行曾附書想徹覽矣所懇借抄者幸留  
意有恒先生蒙殊待其行履固取重於公想又以僕師  
之故也知感知感



賢姪在江口踰月臨去始得相見又迫晚急欲出城遂不及留一飯悵悵聞貴體今歲亦稍違和公食色淡薄無庸贅言但飲藥亦須戒辛溫之劑雖參芪亦不可久服蓋火常有餘反助邪熱之故僕雖不能盡卻宿病然保此孱弱之軀亦賴投藥不差也幸垂聽毋訝斯文故人相繼淪謝言之慘傷范齋朝東想聞訃矣近仲璧又以背疽下世繆全之死三日乃幸復甦不知造物於此公何如也近交游又得楊方震朱懿卿數公甚慰人望但各以事牽不得常合爾何時獲奉君子言咲一豁鄙懷也秋抄唯調齋不宣

家君承惠領次感甚生子喙喙乃辱交於當世偉人數千里外重蒙貺問充足為老者之慰也罐淺劣何足仰

禪盛德來諭有書至愈疾之譽蓋高明廣大取善無已之盛心不自覺其詞之溢也公名實相副内外交孚罐有它聞當即奉告不敢為諛但寔無所聞然公檢身下問勤勤如此乃罐所當法而罐之無能寡過却專靠公之切誨也誌文承命謬為增損并前兩篇付陳价回但恐不稱時安孝念聽其采擇爾价亦說有命持歸刻石也冬寒保練以副傾慕之誠不宣

承諭髮有華者此血傷之故養陰最妙陰即血也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但陽動而陰靜吾人方為世故牽挽竟日只是動豈能靜以養邪若在燕閒或中夜能忘念默坐澄湛一二時亦殊勝積久則靜常為主以應動陰血可漸復矣此罐近稍悟者乞體驗之南京今冬雨雪



彌月長老言數十年所未見又臘月大雷電亦非時可  
憂奉知恐又軫慮也廷玉提學亦欲公節勞省事然此  
公正自不免爾陳誌附宏文价上久矣覽訖示知歲晚  
惟加重不悉

新歲再承手翰無便未及裁復罪罪柳灣風物如昨但  
故人散盡無復曩時之懽早晚異公來續舊游不知造  
物者肯置公閑處否也元善將出清室今昨所惠悉轉  
納矣全之賻金已作書召其子它人恐不可託也公官  
極清貧篤於故舊之誼勤渠周到即此一節亦當在古  
人中求之嘆服嘆服枕肱道人昨歲得一丈夫子七十  
老人特特奇事天道真不爽也囷亦近實一妾向承念  
此故敢瀆知沈畏齋在武昌暇中想多延訪囷兩年以

病懶不常置書乞為道意萬萬聞湖南熱劇唯加重不  
宣

寄孫九峰志同

奉閱既久瞻企日甚僕以冗劇不獲時致書問罪媿何  
可言春間雖乘便致數字然草率太甚祇足取罪於執  
事者聞服色已在祥禪間矣讀禮之餘閱理想益精到  
旦夕瞻望儻從南來冀得聞緒餘以為楷法此僕夙願  
也未陪侍間唯節哀自愛不宣

春間仲鑿生行曾附狀不知徹公覽否憂患之餘甚媿  
不謹悚罪悚罪緬惟道體起居多福比來多事想大擣  
賢蘊康濟時艱海濱難得邸報不知邊事近日如何囷  
之私憂自古大患皆起於夷狄外侵盜賊內訌今內地



之民貧甚亟宜軫恤以固根本須得賢守令錯布州縣  
乃佳遴選更易此却公之任也恃知舊輒爾奉瀆唯裁  
擇之不宣

寄蔡介夫

得手書承太夫人奄棄祿養吾兄持服南歸自京至閩  
跋涉數千里癯然道體何以勝此苦邪無由奉慰日惟  
馳念而已曩薄祐甫壯先安人已見背得年才四十有  
六較之太夫人享高壽祿養寵封皆及存日萬萬不及  
矣况吾兄行學純備它日將畢遂顯揚之願如曩者則  
又竟何贖哉此足以為慰也乍暄氣候不常舟中唯節  
哀強食以副士林之望萬萬不宣

在京承誨愛耿耿不忘舟中開緘又得手錄正學集數

十段見諭朋友箴規切至如吾介夫者何可多得曩鄙  
陋之質加以多病正須良師友日警戒之但相去遼遠  
不得日奉言論曩之無復長進實判於此矣別來不識  
動定何如近見邸報監牲一節縣念無已此時想復職  
人便當示知為慰汝愚尚未過此前諭已悉到官匆匆  
適仲璧行聊此唯加愛以副斯文之寄不宣

兩辱手翰諭僕出處一節甚荷甚荷僕舊歲此念已決  
尋承家君之命未果至今抱愧謀之未審語故人也邇  
來覺賤體稍健但氣不得粹完固不能任勞黽勉調養  
以俟不知後竟如何也因憶公往日養氣之諭最為切  
要一身不能治何暇他為歲月不留誠恐因循泯沒了  
此一生中夜耿耿病中唯此念未忘尔因恃公知愛及



此衷悃幸勿聞之它人也

欽昨北上後不知吾兄自浙抵閩音問常切奉懷比者得手書數番慰甚慰甚承繼有大王毋憂苦事奈何罹此厄境諒惟有道處之唯勿過毀傷乃朋友至望令叔歿在上新河者其事僕寔不知想是既別江左矣不敢掠羨也欽劣弱之資政府過聽調居此地何以供職徒自積慚畏爾尋常念不得奉陪左右及來却又值吾兄之去若預有為之阻闕者豈非欽之不幸耶瞻望南天數吾兄之至日以需來教計得竟遂此愿也臨紙不悉所欲言切冀抑哀加愛是祝

欽昨罹大故荒迷中伏承教慰賻我送我情誼篤至感刻何可言抵家勉襄葬事兼海鄉無便布謝未及乃承

疊賜手劄哀感益深新歲緬惟體履康裕主客之除想執政者以吾兄不任勞劇之故然吾兄所養所蓄神明彊毅他人未必盡知也承示不久留欽欲奉瀆幸稍安之不惟姑恤人言蓋天之生才甚難如吾兄者出必有所為也今雖不得盡所蘊異日豈無識拔者乎一時得失不足介意要當使在我者常有餘爾若遽然引退他日復出關係甚多雖山林著述益于後學終不若吾身親見之也如必欲去亦須一二年渾然無迹乃勝此欽之臆見輒以奉告幸裁鑒之賢郎鄉舉甚慰甚慰庸學淺說千莫抄示窮廬寡陋開卷得承教也餘不能悉唯調護眠食為道加愛萬萬

急脚回承新曆手劄之賜感感新歲伊始遠惟道體亨



嘉豈勝瞻慰。懼此厄運殘膈中。又失一旣。粹女子靜中。顧念益不自堪。惟間閱書史。力為排遣而已。秀才周瀛。即亡妻兄子。去歲提學。方公過泰。以病不出。茲行聽考。此公嚴察。恐有它虞。懼未嘗納交。不敢輒通名姓。敢乞以僕之故。儻有蹉跌。多方一斡旋之幸。甚幸甚。因其行附狀。春氣尚寒。惟為道葆重。不宣。

回丁玉夫

久闕奉狀。罪甚罪甚。惟於交游間。每諗動念。以慰瞻全。

乃區區一念之私也。專城之寄。寔執政者搜揚賢雋之意。承手書若謂。懼亦與聞其事者。捧讀數遍。益增媿怍而已。吾兄學行清古。士林攸重。諒致遠奚止於此。唯冀少安之。蓋賢人得志。世道之幸。它固不足為輕重也。相見未涯。唯為道加愛。不宣。

奉李范齋

別後甚切瞻企。希哲至諗。尊體向愈。忻慰無量。翩然蚤退位。不稱德士論。所共惜。晚年必介。祺壽折此浮榮也。懼今歲卧病數月。此時幸稍健。但目疾猶未爽。豁闕於修問職。此之故。亮之亮之。未侍奉間。唯調護眠食。以副下懷。不宣。

與沈畏齋憲副



奉別忽復再歲中間屢辱惠問叢尔小子一及門墻輒  
蒙記愛感幸感幸南望武昌毋與悵望何由日奉良誨  
耶賢郎想益茂秀見與范齋帖近日積稿倍常荆楚江  
山題咏殆盡風流萬古矣閒中多得寄示即如面承也  
近寒惟加重不宣  
公昨過江東僕以病不果奉謁及敝廬承枉顧于時薄  
暮又不獲奉君子之教從容移日怏怏迄今公儒林宿  
望浩然引退足以激厲薄俗寓居武昌其江山之勝及  
前人興滅戰爭之蹟益助文字之豪計今人奔走以得  
者不足易公所好也諸郎想益秀發大有向以絲履見  
寄何以消受唯珍感而已許郎中行敬此修問徂暑唯  
調護以副瞻企不宣

寄劉與清都憲

向承手劄并惠誌書領次感刻迄今無已尋聞執事入  
蜀未及裁謝悚罪悚罪然此書復得之詳確謹載之誌  
中使泰人世世誦而感之非確一人而已也蜀中歲豐  
夷靖皆執事撫綏之力臺端虛席久矣計不久留于外  
新歲伊始萬莫調攝以迓寵渥不宣

寄李子陽

久闊無任瞻企人自江東來者每辱垂問感感吾兄雅  
有當世之志留都奉常奚足以留近聞兼署成均此蓋  
大拜之兆也確抵家已屢閱歲服除後婚嫁多事遂不  
果行今秋擬北上莫一南官以竊祿得如所圖又得陪  
奉左右但恐吾兄又赴召也因便謹附簡徂暑惟調攝



奉別忽復再歲中間屢辱惠問蕞尔小子一及門墻輒蒙記愛感幸感幸南望武昌毋興悵望何由日奉良誨耶賢郎想益茂秀見與范齋帖近日積稿倍常荆楚江山題咏殆盡風流萬古矣閒中多得寄示即如面承也近寒惟加重不宣

公昨過江東僕以病不果奉謁及敝廬承枉顧于時薄暮又不獲奉君子之教從容移日怏怏迄今公儒林宿望浩然引退足以激厲薄俗寓居武昌其江山之勝及前人興滅戰爭之蹟益助文字之豪計今人奔走以得者不足易公所好也諸郎想益秀發大有向以絲履見寄何以消受唯珍感而已許郎中行敬此修問徂暑唯調護以副瞻企不宣

寄劉與清都憲

向承手劄并惠誌書領次感刻迄今無已尋聞執事入蜀未及裁謝悚罪悚罪然此書復得之詳矐謹載之誌中使泰人世事誦而感之非矐一人而已也蜀中歲豐夷靖皆執事撫綏之力臺端虛席久矣計不久留于外新歲伊始萬異調攝以迓寵渥不宣

寄李子陽

久闕無任瞻企人自江東來者每辱垂問感感吾兄雅有當世之志留都奉常奚足以留近聞兼署成均此蓋大拜之兆也矐抵家已屢閱歲服除後婚嫁多事遂不果行今秋擬北上冀一南官以竊祿得如所圖又得陪奉左右但恐吾兄又赴召也因便謹附簡徂暑惟調攝



不宣

回白秉德

白集十七帙納上乞檢之明之處有一冊想自上矣中有糝糊處得克溫本併校間隨筆註之但不能一一也公家少傳膏馥露丐後人多矣囀又寅緣於公得丐其殘餘感感荷荷所媿才非元劉得與其諸孫相倡和爾箋百幅奉供揮灑它不悉

復石邦彥

囀抵舍一月已三枉手劄體悉祝望之至藹然楮墨之外捧誦數過故人高誼惟中心藏之而已疾痰所滯海果未能投種柰何柰何公當及時栽培毋似小子之遲暮也西陲忽有此變 霧息之後必有携貳悔悟者便

中寄示以慰猷畝之憂景明邈然無書想以向者洵姪之故詩卷能擲一序乃見曠度也煩為僕謝之徂暑餘惟珍衛道體萬萬不宣

與張栢崖

執事赴 闕後囀雜病綿延久闕修問繼聞復官翰林士論攸愜况囀忝門下士其為喜抃尤倍群情遠惟即日侍從經帷鋪陳道德仁義之說啓沃 當宁盖天下陰被其賜非止如它有司效一職治一官者可論也瞻企瞻企囀自度不堪時用覓官來南但近北司張甚侵撓羅織毒流縉紳稍有稜角者渠使側目矣家貧糜祿不能引去柰何柰何唯執事雅垂獎愛必有以教之它人前囀不以告也不宣



不宣

回白秉德

白集十七帙納上乞檢之明之處有一冊想自上矣中有糝糊處得克溫本併校間隨筆註之但不能一一也公家少傳膏馥露巧後人多矣曠又寅緣於公得巧其殘餘感感荷荷所媿才非元劉得與其諸孫相倡和尔箋百幅奉供揮灑它不悉

復石邦彥

曠抵舍一月已三枉手劄體悉祝望之至藹然楮墨之外捧誦數過故人高誼惟中心藏之而已疾痰所滯海果未能投種奈何奈何公當及時栽培毋似小子之遲暮也西陲忽有此變 霧息之後必有携貳悔悟者便

中寄示以慰猷畝之憂景明邈然無書想以向者洵姪之故詩卷能擲一序乃見曠度也煩為僕謝之徂暑餘惟珍衛道體萬萬不宣

與張栢崖

執事赴 闕後曠雜病綿延久闕修問繼聞復官翰林士論攸愜况曠忝門下士其為喜抃尤倍群情遠惟即日侍從經帷鋪陳道德仁義之說啓沃 當宁盖天下陰被其賜非止如它有司效一職治一官者可論也瞻企瞻企曠自度不堪時用覓官來南但近北司張甚侵撓羅織毒流縉紳稍有稜角者渠便側目矣家貧糜祿不能引去奈何奈何唯執事雅垂獎愛必有以教之它人前曠不以告也不宣



承教帖恭審孝履清勝感懌感懌服禫在迹不知明春  
遂上京否南臺得禍最烈蓋有借是快其意者出處之  
際伏惟高明必有超然之見但一得之愚謂不如姑待  
平歲之為愈也恃愛敢及此尊甫先生祭文遲滯多罪  
多罪兼文思荒落不足以發隱君子之潛尤可愧也漸  
寒惟崇護不宣

寄畢嘉會

久不脩問遠惟履况清裕為慰公獻南田想能達鄙意  
不能推轂甚為公媿也曠居此甚無補廣陵父母之邦  
也不能風動長民者一一奉公恤下它境尚何望哉嘗  
與同僚言惟須公撫治乃得淮海澄清尔都憲李公相  
見必及詢訪乞明告之畏天命而悲人窮乃公夙志也

未間唯為道自愛不宣

俾來承手帖并厚餽領次寵感寵感恭諭考取昨又風  
聞京尹之拜亮不久滯于揚也承京師故人尚齒及不  
知近日摧頽已甚又非昔之無似者矣青溪序文抄上  
詩冊且留在敝齋容作一詩贖不敏之罪史公欲脩運  
司志取敝州志以備考索已轉借冒先生本然州志所  
載不及什一須各場委人採訪事跡乃佳不且速成也  
邵地官書附上乞即寄去萬萬蓋地官屢有書僕不能  
一一裁謝甚媿此友尔未間唯調護以需嚴召不宣

回韋彥質

承手劄并領抄本四帙感感但獎與太過曠自視缺然  
不敢當捧讀數四祇益發慚尔它書更乞留意訪之恐



閩中士夫秘惜不欲轉寫也待用家居聞嘗得憫藉此固同年相契之素然此公孤介亦有不喜之者凡百望調護之當為天下愛惜也人還謹奉狀餘冀以時保練不宣

回孫惟冕

奉別忽復數年追惟舊游每切縣念恭喜諸公稍稍進用然尚未得分列通顯以究所施權謬居此心雖不能忘而力有所不迨不能無責也廣德之政聞父老相傳說謂數十年所未有歆羨歆羨不知在公乃畧出緒餘爾承手翰并領佳茗感感但獎與太過媿不敢當凡有關失輒為垂示乃見舊誼也全之賚志以歿士林至今昔之溧陽相望其孤想在撫視中矣未涯瞻侍唯調護

以副遠懷不宣

寄婁元善

別後甚切瞻企戴令選日曾託致書瀕行遣人去問則渠移館城外不及見矣交游相知雖書問疏數不以為厚薄然私心甚闕然也亮之亮之周生來承手翰示充閭之慶備論動履佳勝忻慰何量居閑著述發明家學不有得於今必有聞於後此吾兄所素期者區區榮願想無以尚之矣走碌碌一無所稱但謀食不決去為甚媿尔它非楮墨所悉未由奉晤唯調護副友朋之望不宣

伴來承手翰并寄示諸詩讀數過恍然如見故人面也欣感欣感聞被請主白鹿洞學得一方英俊教育之取



是儒者所樂想幡然赴其請矣如何如何日已兩附書  
茲不多及餘惟加重不宣

與王誠之

久闊幸去歲在京邸相接但僕以初到館舍未定於公  
甚簡冷耳悚罪悚罪王夫憲副聞羅奇厄哀哉哀哉內  
翰克道相會間謂靠公仁人經紀其家也趙夢麟書問  
久缺亦希致意向聞其家有一書名填海錄乞借轉抄  
見寄幸幸他具別紙徂暑惟異葆愛不宣

與張敬修東園

乍別不勝瞻戀囀兩日苦齒痛無惊哀軀多事北行尚  
未能辦秋冬之間欲扁舟赴公鷄黍之 或能努力也  
府公是王御史恩餘姚人曾在湖廣巡按冒先生稱其

才此公在本科久是老道長不知如何典郡想是銓曹  
重守令之意馮御史書來謂有人擠之殆不可曉也晉  
明冒良俱入試今歲共三十二人可謂盛矣必有發解  
以為鄉閭之望者邊事尚未寧帖秋高更可慮尔水鄉  
早涼未中調嗇不宣

奉何良載先生

唯前歲匆匆過家不克奉教北來屢諭尊候動止佳裕  
紛冗不及齋沐脩問亮夙知其頑懶之性不便斥絕之  
也近世時文敝陋之甚求詞理精蔚如先生所作者絕  
不可得每論及此輒動遐想藏之於家要之異日當有  
領畧者尔尊甫八丈恭審納福期願之歲想猶及稱觴  
也徂暑伏惟調護不宣



是儒者所樂想幡然赴其請矣如何如何日已兩附書  
茲不多及餘惟加重不宣

與王誠之

久闊幸去歲在京邸相接但僕以初到館舍未定於公  
甚簡冷耳悚罪悚罪王夫憲副聞罹奇厄哀哉哀哉內  
翰克道相會間謂靠公仁人經紀其家也趙夢麟書問  
久缺亦希致意向聞其家有一書名填海錄乞借轉抄  
見寄幸幸他具別紙徂暑惟異葆愛不宣

與張敬修東園

乍別不勝瞻戀囓兩日苦齒痛無惊哀軀多事北行尚  
未能辦秋冬之間欲扁舟赴公鷄黍之 或能努力也  
府公是王御史恩餘姚人曾在湖廣巡按冒先生稱其

才此公在本科久是老道長不知如何典郡想是銓曹  
重守令之意馮御史書來謂有人擠之殆不可曉也晉  
明冒良俱入試今歲共三十二人可謂盛矣必有發解  
以為鄉閭之望者邊事尚未寧帖秋高更可慮尔水鄉  
早涼未中調嗇不宣

奉何良載先生

曠前歲匆匆過家不克奉教北來屢諭尊候動止佳裕  
紛冗不及齋沐脩問亮夙知其頑懶之性不便斥絕之  
也近世時文敝陋之甚求詞理精蔚如先生所作者絕  
不可得每論及此輒動遐想藏之於家要之異日當有  
領畧者尔尊甫八丈恭審納福期願之歲想猶及稱觴  
也徂暑伏惟調護不宣



柴墟文集卷之十四

書簡

寄喬白巖希大

曾孫耀文振甫率男均校梓

權不孝禍延母氏荒迷中承屢慰加賻厚不可量季冬  
抵家幸襄葬事所幸者巖君康健日侍左右為慰尔海  
鄉寂寥朋從稀少辱贈佳賦時復展卷一讀以寄遐思  
宛然如對白巖也石淙進補奉常應詔典學關中甚慰  
物望蓋君子在位善類自尔彙進此可為世道慶也比  
月賤妻病篤得少間促促作書不能盡所欲言稍竅稍  
竅未由瞻晤惟若時調攝不宣  
春暖遠惟履况清佳能龍想已協夢矣如何如何權自  
悼傷後顧瞻身世益孑然無聊但已立猶子差用為慰



尔乞封事未得回示茲託之舍親徐進士如不嫌於親  
齋煩整頓之白巖善作人意中語幸為一援筆也進士  
明敏謹厚其材可任亦嘗聞於志同便中幸及之奉瞻  
尚遠未間唯為道加愛不宣

趙倅回辱惠書曆感感但渠以過家又託人轉寄開緘  
祇領曆本不知手帖竟何處失之窮鄉得故人一劄不  
啻百金徒奉空函令人惋恨無已若帖中有所關係不  
惜重見示也使至又領日報恭誌簡擢選曹賢人當路  
多士胥慶不但友朋欣慰而已向曾以重守令及量才  
堪煩簡而調之為志同僚長言此雖常談似尚可為吾  
兄新政之助奉常之選叨陪石淙先生第資望俱淺祇  
增憂愧常調官好做此吾輩素守者幸諒之權擬在秋

冬間治裝淹速尚未能必未瞻奉間惟加愛不宣

久不得京師消息甚切憂念聞禁抄邸報海濱一無所  
聞天下氣脉通塞正在此恐不須過防也權近來頤尔  
衰憊不但比年憂病所積乃中年氣血衰耗自然之徵  
異時與公相會殆茶然一翁矣欲如往者窮日夜極追  
逐為樂何可得邪青溪大拜甚愜輿望更能挽回司徒  
益當賀樞筦之地俱得人也秋嚴惟珍攝萬萬不宣  
久不領手帖耿耿秋來權屢奉狀不知一一閱否遠書  
恐不能悉達也邊事聞稍靜若解嚴後玩愒如前却更  
有可憂廟堂必有却顧之策使數十年無事者如何如  
何青溪公履任張施必大慰輿望第海濱未有聞尔邦  
彥東之想俱起復權蜡月禫矣明年須嫁小女乃可北



上計奉晤在秋冬間也未中惟寶燮不宣  
謝守回承書報感感青溪公竟不起士林有殄瘁之痛  
涯翁又失豕噐令人真悶死也不知天竟何如邪聞亦  
有微恙寡欲却厚味乃良藥至祝至祝囀春初擬行只  
恐無缺坐守得與吾兄聚首乃所願此後時事日新若  
留都亦可竊祿藏拙也淮南寒甚想都下尤劇珍愛不  
宣  
新歲遠惟起居佳勝囀已趣裝矣聞徐濟間路甚澁恐  
不可彗孳以行朝正者回想有消息三月初囀或罄身  
北上也向夜夢白巖差往中山隨看辭免并不允批荅  
皆非故常所有囀曰此近兩漢辭命必涯老之筆奉白  
以俟果然殆千里神交也因徐禮科行附簡春和加愛

不宣

謝守來承書報感感囀初擬罄身北上緣室人有弥月  
在中夏者中年來亟於得子豈能持被出門邪故且遲  
回待之郭西向年之會南湖曾有八孤之戲白巖暨座  
中客想多抱子矣示知為慰南湖一債遂不起且聞其  
後事不靖俯仰存歿為之慨然寶應新進士朱嘉會囀  
內弟也青年美質頗惜其得之早耳間中希進而教之  
奉晤尚遠入夏切冀珍嗇不宣  
屢奉狀想徹左右昨聞見素謬及於僕急發使止之行  
已踰月無及矣此舉關係極不細囀何人敢當之哉兼  
之時情亦不宜有此恐徒致一番不靖尔柰何柰何想  
公善處泯焉無跡不致張皇使僕輩得免它議也常調



官好做罇久安此語矣適中得示數字為慰萬萬秋間  
必得瞻晤面際得覩縷也不宣

奉別條已逾月途中水淺日觸風霾且有惡少之警行  
路之難此行備嘗之東郡旱勢尤甚不知圻輔得雨否  
開河遇黃宗賢縮其志向學識今士之難得者請有以  
處之方石先生亦有書達老先生矣麓堂菲居之際希  
為小子致意高文仰望真如饑渴之於食飲也忽忽附  
問不宣

寄邵國賢

子仁之書諸體臻妙天付此腕與渠想亦憐其窮阨然  
尔老兄善書名家賞之固宜僕不解書而所見亦與之  
合盖非阿其所好它人稍稍有不然者要之良金美玉

公論自不可揜定價自不可奪也所臨數紙輒得其形  
似嘆服嘆服然不敢便謂逼真老兄嗜學專到人品又  
高將來何患不及或者更突過之也罇平生於此藝似  
無夙契展玩數四徒增羨慕并汗媿尔不一不一  
罇昨罹大故伏承弔賻兼賜奠章哀感無已殘歲抵家  
僅襄大事即辰杜門抱戚苟存視息瞻望泉齋邈若江  
海每覽詞翰用寄故人之思而已誌文僭勒公名寔存  
歿者借以為寵但荒迷文字不當累公書丹尔乞亮貸  
亮貸窮廬寂寞因風不惜垂問未中為道自愛不宣  
罇前歲抵家襄事先母誌文僭勒公名書丹尋具書并  
誌託揚州顧指揮寄上昨顧君至泰乃云不曾問得使  
府其書尚留篋中數千里外致書不果甚令人怏怏也



兩承手劄佳章之惠甚慰哀悰但私門多故亡妻忽尔  
喪逝痛割殆不可當此皆殃咎所致奈何奈何昨宋判  
回重承垂念高文厚賻寵慰存沒斯文骨肉情見乎辭  
平生故人如吾泉齋者豈多得哉哀感之誠藏之中心  
而已前書今歲必達但恐遷轉又不相值也聞亦有令  
愛之戚苦苦熊羆之吉如何吾徒俱老大矣公宜亟圖  
之瞻瞻尚遠未間唯為道葆愛不宣

奉別忽兩閱歲瞻企何可言讎居間異有少進抵家不  
幸憂疾相纏多事碌碌尋常十數日不近書冊日俗下  
矣奈何奈何屢辱手劄期待良厚捧書長嘆甚媿故人  
之知也容春精舍涯翁謂吾兄誠孝懇至有必致之理  
確論也而記文經兩手乃得尤是異事殆有神物護持

之邪致大蓋宋之學士老儒耻仕元者稱遺民最可悲  
吳草廬亦稱遺民之子意蓋同此所湏拙作容寄奉諸  
餘已具託徐進士書茲不贅未間唯為斯文加愛  
閣久奉懷益勤不置江西學政不惟髦俊翁服至使其  
山林者逸與仕宦中朝者交誦無間此人所難也近聞  
盜賊尚熾奈何奈何說東廣後山一種尤橫恣但恐響  
應即難撲滅識者多以為憂計與見素中丞相得歡甚  
想日夕經營不日奏功紓此一方之急也讎昨抵京幸  
復除醜顏竊祿無足為故人道私懷耿耿時有所觸一  
浩歎耳便中不惜寄問未間為道加愛不宣

又前一首

向辱寵示碑文捧玩之餘忻羨忻羨國賢守麗文章益



深到可愛僕居間於此却汨汨度日為愧何可勝言昨  
歲詣京師聞大旆當來促裝復淹數日奉候既而不訖  
見悵然南歸及梁秀才附手帖至亦惓惓異此嘉會可  
謂千里神交也音塵久踈平生故人如國賢者何可多  
得僕豈遂不省記耶直積懶然尔亮之亮之邇來用人  
稍破常例國賢時譽藹然計不久居許矣未嚴召間惟  
加愛以副馳企之私

與楊方震

承示言行錄考據精博微顯闡幽處甚多第懼之私意  
尚恨收錄未廣方正學一時諸公必不可泯近世如彭  
從吾丘深菴諸公亦當次第入也如何如何邊防多警  
海濱傳聞不真說大同宣府皆在重圍中果尔真可劇

憂也近日想多論列便中畧示其概可乎徐禮科宣之  
茲莅職慕公以為依歸同僚相得則事成懼重為公賀  
也餘暑保愛不宣

復王應韶

承手劄并示公移諸詩捧讀數過恍然如對風範也關  
中學政邃菴去後得吾兄代之秦涼之士何其幸哉文  
移所示皆育才化俗之要因憶向年上饒婁先生條教  
亦如此明切儻可備參考試檢閱之但不知在陝所行  
與南圻同異如何尔懼自懼大故抵家室人喪去又失  
一小女子衰絰餘生加之多病朋資離索舊學盡廢甚  
媿它日無以見故人也便中幸數教之尊甫先生為僕  
轉致瞻慕之誠萬萬介夫在南都每得書聞近日甚健



并奉知會晤未涯惟為道加愛不宣

與夏廷章

承示游鷄鳴詩甚觸往年之興江山城郭宛然在目恨不縮地以從公游也曲肱道人言者亦波及之覆奏內歷述其三請致仕俱奉 旨勉留出處極為明白但老先生悼傷之餘聞此恐亦不堪然平生清介之行忠愛之誠高文博學海內所共稱伏豈一人能輕重之哉況其所論無它尤可見其卒無可議也暇中乞以此意奉慰之萬萬咨到且留在銀臺如何想必有堅辭之章只自陳叙不及言者尤為盛德若說得婉曲使聞之者自悔且愧亦可此在公調護之爾時事日新不可言不可言未中愛重不宣

前歲京師別後尋聞太夫人奄棄榮養承訃驚怛未及奉慰囿隨以母氏喪歸抵家又重以室人之戚罪逆深重遘災特甚太夫人前不獲一酌雖在哀疚此心惕然久欲附狀聞襄事在長沙無便茲具瓣香束帛謹遣家童將上乞於几筵前一道賤姓名萬萬計禱服在邇明春北上面盡餘懷也不宣

寄李惟誠

囿重以室人喪逝昨承手劄惠慰勤至哀感哀感兩年憂患未必專是厄運寔囿忝竊過望所致也夫復何言昨聞行府被火是誰餘殃及我平軒邪又承去秋貴恙天下事不如意者固十常八九然於吾人似不止八九也奈何奈何想高明襟抱有以安之而已邊事近如何



司馬賓僚多嘉謀雄畧之士笑談尊俎想能折衝千里  
外矣人便示知為慰秋高惟保恙不宣  
張老田備道雅誼并領手劄佳惠波及此老者又其餘  
也感刻感刻殘臆又承平軒白巖聯句見寄捧誦數過  
益重故人之思矐今冬服闋計明歲或得奉瞻但恐迂  
轉南北不可遙度耳張舍行病疥不多作字惟高照之  
不宣

與李惟正

奉別忽再閱歲憂患之餘追念舊遊輒興瞻慕夏間承  
手書兼拜厚賻慰問諄至哀感何可言見懷坡韻之作  
捧讀數過幾欲下淚朋友道喪久矣如公家兄弟規愛  
之切海內寧有幾哉屢欲奉和腸枯思渴援毫輒止何

昨得侍左右一醒滌為快邪所示諸文體制各當筆力  
克瞻稱所欲言健羨健羨建祠合族尤是義舉西平真  
有後矣邊事甚可憂但海濱遼邈所聞不多吾兄日有  
所聞憂當倍於僕也裁謝不敏悚罪悚罪秋深惟珍練  
不宣

黃令來得手書恭諭出巡遼陽今日見與志同書憲旆  
已在三河矣相去不數程不得一握手悵悵矐自去歲  
嬰兒夭折懷抱甚惡俛顏人世只是百年未滿耳初意  
留於家者異調南官恐途中驚悸醫藥不便且免往復  
之勞不意痘毒遽發蹉跎不揀迄今痛悔無已承慰及  
不覺涕零也柰何柰何平軒尊兄前矐已三奉問起居  
此後當數致公友愛之意朱推官初任未免愆違賴垂



教感感分司所諭碩壘淺薄不能奉以周旋然鄙心耿耿不能忘也因价便得附此不宣

承手翰領女紅之惠忝竊通家之好問貺及此珍感珍感平軒老兄昨出處不定誠如來諭想是順境處久稍不快意便自不堪耳昨得其陝中書六月二十三日入關翌日即履任矣行臺諸公皆已釋然欣慰欣慰南湖家事甚切鄙懷前使者俱曾致託但皆避嫌遂迤邐至今今差者當約志同同往力言之喜亦遇需典矣承垂念嗣續兩地皆茫然明年半百矣愁人愁人賢郎有室公將抱孫益動僕之念也蚤晚欲再圖之惟是此輩人極難得穩當者耳餘具別紙不宣

又前一首

自二公持服後僕未嘗通狀奉慰及使旆往還江東僕以病故又不克走弔罪多罪多念以夙知必能體察遠惟讀禮之餘閉門講習它時當與河南眉山相望數百載間不便追逐時輩而遂已也懽懽年抱病百事無復長進却真負此生矣二公當數有以誨之相見尚遠唯抑哀自愛不宣

寄黃公獻

奉別幾半年矣坐冗未及脩問但時時於南來士夫問公獻動定為慰然公獻亦竟無一字見貽豈亦以分曹之冗邪曾監丞冊子想付之矣此人末節乃淪胥至此甚辱名家之筆但僕欲完初約尔奈何奈何叙藁幸寄示也一畧皆吾鄉名士取是盛集公暇必多酬倡所恨



小子不能攀附尔目下邊事甚亟曩庸怯無補最宜投  
之閒散想不久得與諸公相聚也未間唯珍練以副上  
望不宣

寄王忬學

舊歲忬學出淮上僕病無以為別至今怏怏忽復閱  
歲豈勝瞻企遠惟德學與日俱新雖關市之征暫屈賢  
者然淮海間實一偉人風采所及關係亦非細故也茲  
奉上祠部所抄者囁嚅且病日就衰頽矣慕述之任却  
真有望吾忬學也介夫素多病持服南歸曩甚念其不  
勝喪也會際乞寬慰之萬萬乍暄唯為道加愛不宣  
闊久每勤瞻企貴恙向瘳尤慰友朋之望提學異方多  
士之幸異時枚數門生所收當不止如程薛諸公也曩

近轉副馬曹忬竊過望惟是職業無補兼之舊學荒墜  
得此祇足為愧尔故人亮知鄙意也承寄橫渠語錄感  
荷感荷丁君回聊附區區餘唯為道加愛不宣

俾來承手教兼誌起居佳勝為慰為慰介夫舉家卧疾  
在杭州昨已發書問訊但道遠未得勿藥之報日切縣  
念爾老兄博學偉器中州人豪區區總要豈敢自私正  
當奉助備武庫中一物賫上六冊須付謹潔者留在分  
司內抄為佳餘四冊緣有圖畫却待公來再奉此書宣  
布未廣不能忘慮也知之知之披奉在邇熾熱唯加愛  
不宣

與陳明之

日承遠惠哀感哀感曩兩年憂病殆不能生每賴故人



書劄開慰寥寂而明之獨無一書見及蓋不可曉數年  
游從之雅亮不如是恕也邊事孔殷職方攸係想倍勞  
經畫以助廟謀自始事迄今虜人入寇及我之戰守屯  
戍調兵遣將次第命屬吏抄一通見寄如何蓋曠亦竊  
有隱憂欲聞之稍自寬爾不宣

回楊晉叔

承惠道鄉集奉讀手翰感媿感媿天部人才皆遘簡海  
內佳士如曠者奚能為役迺獨荷過譽如是邪青谿先  
生捐館士林悼歎不置時方多事老成人尤難得也世  
卿并楊馬二僚長乞道名暮寒慄冽珍誌不宣

復龔元之

昨房登之回家手劄副以厚惠存問周至感刻不勝曠

殘歲已除服牽於家事尚未得北行公兩舉大叅計亦  
不久居郡如東人之福未艾尚尔少滯今冬或得奉見  
都下也登之守已清白時流中蓋不多得感公惠顧甚  
厚屢為人誦之蓋賢者氣類相從有不約而自同者理  
固然尔因其人行謹附狀首夏伏惟調護加愛以膺召  
用不宣  
久闊每勤瞻企濟上僊會表司訓得聞起居之詳欣慰  
欣慰以公才望豈遂卧于林下者媿無力以起之爾賢  
即今歲尚未利遠到者固自不小就也未涯瞻會保練  
不宣

復蔣惟深

久闊瞻慕無已比年家居無便奉問間遇江東人士得



聞起居之畧尔仰間領手翰并書幣之惠豈勝慰浣駐  
舟訪醫囁當躬謁但暑病初愈揚州多事不能任勞且  
猝不能出尔幸亮之貴疾入秋諒亦嚮愈濕熱多酒所  
積飲量須太節服藥乃効也二僚作古可憫德光家想  
在底下玉露後冊奉抄名臣錄因北來書帙散亂一時  
不能檢出囁行期未定會晤未涯惟冀調護眠食即聞  
勿藥之慶是祝不宣

與李叔源

憲旆出巡時匆匆不克一奉言論迄今耿耿昨揚令書  
至道執事欲刻遺山先生文集使來囁處取之囁慕遺  
山最篤嘗以不見全集為恨訪之十數年始得秘本于  
今禮部程公錄而藏之欲託好古者刻行而未得也承

領雅意欣喜無量遂借初本再校一過但其中亦有一  
二處訛缺惜無它本可證柰何柰何然古書之行於今  
者未必皆能完好也遺山文章大家著術贍富如中州  
等集不行於世久矣執事企仰鄉賢汲汲表章之甚盛  
舉也全集四十冊納上外傳志題贈諸作乃囁於他集  
中輯錄者亦望并刻之蓋遺山在當時已為名人碩士  
所與不待後世始知子雲也須擇楷書有典則者另寫  
潔本方可入梓聞下許州規措想承委得人矣大康吏  
回謹附狀秋暑惟珍攝不宣

復毛貞甫

奉別忽再閱歲病軀坐冗踈於脩問自諒則無它也平  
生故人如貞甫者海內亦不多得囁豈易忘邪承手翰



併領厚惠益增感媿貴志側聞遠和詢之南來士夫聞  
謂漸抵平復矣讀來諭甚為縣念豈貞甫慎疾之至亟  
於東歸故為危言以撼僕邪不然則須急就醫藥也近  
時號知醫者皆詳於藥品畧於飲食然此二物乃相濟  
以養生者須兼擇之為妙宗伯童公論此取善瀕行訪  
問之勿以為迂也向年賤疾曾此收效所以奉告盛价  
回又值匆冗它不及一一慎加保練以副士林之望乃  
懽至禱也

承手翰併領嘉貺感甚感甚齒藥尤荷垂念之意更冀  
惠方乃收後効耳致政之章議定在任調理不知何為  
齊變守溪先生必詳及之急流勇退一時鮮見真遂公  
之高尚矣第僕輩淺薄不能奉留為可媿也亨之承委

曲扶持有斯文骨肉之誼非楮墨所既藏之中心而已  
歸途徂暑惟倍加調護以緩後祿不宣

與程德和

向歲疊承惠問匆匆具謝甚媿簡畧人來每咨動定及  
嗣續何如與公俱漸老矣顧瞻身後甚使人無聊賴也  
柰何柰何恭諭寵膺薦章計在即署不久相會蓋不可  
期惟努力多男子為故人之慰乃至祝也廷章來自長  
沙否示知欲置瓣香之敬不知其所在尔妻兄子周瀛  
茲赴病起之考恐有蹉跌行臺乞多方一斡旋之緣懽  
納交踈且在服中不敢輒奉狀也千萬千萬餘不宣

寄楊君謙

承屢貺問冗嬾之故奉荅不敏君謙當諒其無它也懽



在此忽忽度日計平生竭蹶以得者不滿君謙一笑亦以是沮於執筆尔知之知之與君謙雖同年在京暫得相聚未嘗厭飫交懽為快今皆老大矣它年相見恐不及少時意氣之盛也向承佳扇懽惜緘題數字未曾開視一日杜榿居同徐子仁過訪索扇作畫乃出之杜為寫芝徐繼以詩可謂不負嘉惠矣回念君謙在數千里外何由得一詩乎懽即席口號云為惜緘題入手遲清風千里故人思畫成一事知還欠封寄江南乞寫詩一笑一笑今附全卿回煩作一詩明年託便寄來也往哲錄標例甚新叙事簡雅大都自一家之言正不與人共機軸者金小史未得奉讀窺著述之妙有餘本望寄示萬萬瞻款未涯唯為斯文加愛不宣

昨承寵示二絕誦之悵然病劣屢欲就閑但以貧故未決所媿不能如高尚者要自胸中擺脫未透尔陶史謹愿可愛承欲置一善地緣格於條貫兼別有主者及期當耳為圖也惠橘荷荷齒頰間風味殆如坐菜飯齋中益用切慕尔周文濟過吳欲乞一詩此君謙援筆可得者渠託蚤致意附知近暄唯加愛不旣

與張進之

雨中檢敗篋得舊稿數篇奉覽甚媿澁目昂珍禁齋飽飫之餘亦湏一嘗葵菹之盤知世間別有此味也懽自視比來益昏惰不前又不及向之稍有可觀歲月無多祇增媿懼柰何柰何此可對相知一發歎也不宣

復姜玉卿



承示廣西事宜遼邈僕本能知聞之有識者皆謂非用兵不可况公親歷其事績效已著仁人君子豈欲佳兵哉不如是無以除殘而輯衆也又論專重柄者多事因循不獨廣西為然使公日覩于此憤恨當又如何所媿吾輩竊祿不能有無於其間而賢者頽久滯於外戶此者伊誰之責也時事日新邦輔必能言之楮墨不能盡區區姑此附謝漸暖唯珍攝以副士林顛仰之望不宣

復陳文德

奉別忽復閱歲疊承寵問感荷無量周南之擢乃公望實素孚宰副省郎一閱選簿即擬是郡僕寔無推挽之力不敢誑也但去歲聞賢郎夭折甚為縣念夷陵所得當為英物足以寬慰矣承示觀德碑賢者所至便有稽

復歐學先

久闊無任瞻企浙酒之惠至今飲醇感甚感甚大藩政譽播滿人口計遷轉當在不次聞之輿論蓋然權抵京復除前職役役駑駘間無補於事只合克一園長尔不足為故人道也昨過薊門聞令姪守舍以課紙訪之不獲相見為慙薊民近被京營清牧馬草場奪其良田數千頃甚是凋敝但郡守稍能撫之為可慰耳會晤諒不遠未間惟調護眠食以副傾仰不宣

回劉希召

權向以諸生嘗辱宗伯公齒及得以文字附諸集中既得以為報又獲託賤姓名於末何幸如之但自顧淺薄不敢犯不韙之罪苟且為之是以前者聞命懇辭寔此



之故非有所飾詐也希召意既堅甚且假以歲月曠當  
努力奉命相知十數年又何須一觴相屬乃為他日左  
券乎甚媿行已無似不為吾友取諒也今日坐冗須晚  
始得抵舍希召裝久矣明日即望首塗毋以曠不果為  
念也不悉不悉

短別更不得握手一笑曠亦自厭塵冗不待故人見誚  
也鉅鹿公家事得希召董之平生愛才今倉其報矣古  
人感知已嘗數千里會壑曠以糜祿故不得往赴一慟  
負媿何可言所賴者得希召此行爾方伯高公文德太  
守皆篤誼之士相見乞致鄙意嵩洛間當有超然之作  
無惜寄示萬萬公差事竣謁病告歸它日自無吏議但  
欲文移歷歷明白爾使中保練不宣

晤玆不宣

答方與義

南北遼邈無便數致書問每切瞻念唐主事至領手書  
印盃并海內雜咏燈下讀數過潛然下淚謂至有膽如  
身之句又擊節壯公春明門內之人真可媿死也公言  
行動於蠻貊斷欲損飲又能卻瘴平生忠直神明護持  
亮無他虞晚節當益昌也屢與志同圖回必遂稍北以  
畢故人之願然為國薦賢亦非阿好之私也第曠寡薄  
兼粹未得便耳請千萬少安之曠以點馬出近圻不得  
訪唐君熟詢公起居又不能奉和佳作為慰殊切耿耿  
尚圖續布之不宣

兩辱手帖副以佳章詞古調高意氣感激近士夫中漸



不聞此語捧誦數過不覺懦氣復振仰羨仰羨公林居  
日久造詣益深意造物者暫屈將以大伸遲速得喪高  
明曾次想已透脫矣江東自昨冬迄春雪雨大異往歲  
貴郡民疵蓋同此沴氣也奈何奈何雨中復用高韻一  
詩附上聊以侑柬亦欲公知鄙懷索莫至此耳未涯瞻  
奉唯加愛不宣

與徐宣之

奉別又涉新秋矣起居聞益佳勝為慰賤體病暑已嚮  
愈比生一子今日弥月幸得長大萬事足矣想宣之聞  
之為僕喜也葛生處曾令其卜筮否時事近何如邊劇  
聞已緩自四月至今邸報希一看有所聞不惜寄示也  
此目秋熾惟加愛不宣

昨胡惟臣回附書想徹覽矣不意遽罹國哀臣庶皆有  
堯崩之痛天意殆不可謀邪所建明者想應謹言之詔  
連日煩冗不暇抄看亮稱先旨也宣府失利五六千人  
至殺兩裨將人情洶洶傳聞虜復掠上谷京軍已出矣  
未知將來如何攘外必須治內今內不治者多第一大  
蠹未去貽患不可勝言此非泓穎可盡者人回聊及之  
不一

余司勛行曾附書舟行恐尚未達前狀已送南屏人事  
且待頒後納上須再一簡為轉上也吾鄉之災乃至此  
極哀哀元元罹此凶歲果沴氣召之邪抑天殺也曩前  
疏宛轉許力止得免印息馬當事者似不欲此事出於  
僕當蘇秦時儀何敢言民稍霑澤曩之望足矣免折色



糧價 聖明寬大出司計之上萬萬但恐不能揀燎眉之急近聞遂之御史增饑民之數發折色之價甚強人意今京畿粟價殊賤若司農請發太倉積銀召糴百萬石每年軍餉間支一月則三年可盡處之有道諒亦無流言於道路者却留漕米五十萬石於淮不惟此間不至傷農兼流通太倉之錢可以杜別項借支之弊且又不減歲漕之數賤極必貴貯粟既多又可備荒此姑就留五十萬言之若多多則尤善一舉而數利得所謂糞土中得此數十萬以賑饑也曾與張時行論之時行上言只欲將倉銀給軍糧兩月是欲白捐三十萬兩故司農未肯擔荷亦有書與巡撫矣宣之謂此議如何巡撫公各項財穀悉以便宜發之斷無長孺所不避者請勸

之它且別紙蓋自視淺薄無裨於民也不宣

與王應韶又前一首

使旆日過南都匆匆不及奉教悵悵別來忽復閱歲遠惟妙質銳志造詣益深將來追繼古人壘竊有望承諭永樂初節行之士尤見志尚所在矐不自揆念其忠於所事嘗欲蒐其遺事稍發其潜然此事禁諱已久又僕聞見不覈須它日面談不敢輒託諸紙筆也嘗聞今宗伯公說戶部尚書王鈍公餘望扣其詳此事須博問多訪庶得之一人所聞有限也又論及徐生事生才俊可愛初年涉於習俗稍不謹今雖痛懲往疚然已坐此見黜僕亦緣之得謗矣而應韶乃復勸僕徒之善人之域何其所見異於時人邪愛才一事斷不可與俗人言尔



知之知之久辱盛意聊此奉復未間惟多愛以副向慕  
不宣

與汪憲副

蠶頌首啓大旆南行不及餞別悚悚即日春暄遠惟體  
履清福敝郡荒歉百年所無暴骸中野殆數千計哀哉  
有生罹此厄運南望鄉園潸然出涕而已所賴執事竭  
誠殫慮多方賑拯尤遺黎之幸近巡按李公疏稱本府  
廬鳳折色糧價兩淮開種鹽價大約已得幾二十萬蠶  
謂若果有之南豐河北拯災之議可行矣使饑民併得  
數月之費歸而護麥治田以須秋望乃善後之策請與  
撫巡諸公一論之蠶亦具書奉白矣近廷議欲發餘鹽  
之價留漕船之米果得請尤為一助竊再報蠶待罪無

補媿不可言竢還定之日當拜公道左為生民謝爾未  
間惟冀為民葆衛不宣

復王太守克承

蠶竊仰德望積有歲年乃者天惠吾民屈守敝郡豈弟  
之政庶靖之風宜我士民刑於遠迓蠶雖阻於官守不  
得祇謁廳事其為喜慶倍萬常情所念茲歲不登切勞  
綏撫布新除舊弭災召和伏惟有道將受厥明昨蒙裝  
飾綽楔增光里閭顧茲鄙陋獨荷寵私其為感謝曷可  
言既朔風引領薄此叙陳不宣

承賜座船方以未及奉謝為罪迺辱專使惠以手劄副  
以厚儀人家生兒亦是常事第蠶行薄得子良遲重煩  
仁慈垂念枉賀拜領之際感戢莫勝使回先具手啓秋



仲北上尚容趨候廳屏稍伸謝臆殘暑猶熾伏冀調攝以副下情不宣

欽頌首啓久曠修問甚勤瞻感揚民之饑而泰為甚幸賴執事陳言設法畢力賑拯逕者 聖明憫惻窮民免徵折色糧價免印孳生馬駒可謂薄征矣不知廬鳳與本府米價并兩淮鹽價果如御史遂之所言否如有之乞懇申憲臺分方計口併數月給之為勝曾子固河北抹災議甚當今可行也此外各衙門錢穀俱可便宜發之矯制之罪必蒙弘貸併乞轉達廷議又欲蠲免各項征科亦有請再留漕上米者行否竊再奉白不宣

復趙叔鳴

欽向在京師奄罹大故疊承弔慰情誼篤至盛儀遠別

感荷益不可當抵家僅襄大事不意復有亡妻之變中懷痛割疾病侵凌益不自堪幾至育死痛定思痛恍然如一人鬼關也屢承手劄并邸報之惠極慰窮廬但哀悰無聊未及裁謝兼自去春便聞有監倉之差又未委軒旆所在是以迤邐至今尔罪媿罪媿惟亮貸之徐東方要害之地高山曠野足可登眺公餘必多傑作便中幸寄示有王憲之者欽故人也請過而問之張一比來政諮甚佳揄揚須荷朋友也知之知之會晤尚遠惟調嗇是祝不宣

去歲承遠顧拏舟訪客百里之外此風久寥寥矣願欽何人當此高誼感媿感媿別後冀即能詣京奉謝不意多事牽滯迄今尚未成行如菊月未離計在明春冰泮



得搢顏采矣時事近如何家居每切耿耿明之職方想  
籌邊無暇頻年不報一字相見乞致此意且道元之權  
姨季也畧垂照之漸寒惟加愛不宣  
郡守回承手書日報新詩之惠自顧淺陋何以當名流  
知愛感媿感媿小簡昨附元之致謝想徹覽明春擬行  
面際得覩縷也三詩清古甚得選體送獻吉兄者絕近  
東野叔鳴天資粹朗又能玩味古人語趣固自深到也  
第衰懶不能奉和耳奉晤伊迩未間加愛不宣

復張一鳳舉

久不得君書方切詠思承手劄及枉示秋興諸篇思致  
妙逸讀之爽然豈勝開慰以君文行清雅出宰百里宜  
有不釋然者但叙文與詩苦語校多半山老人嘗言少

年為句忌數悲哀恐君不免坐此爾古之志士嘗以不  
得臨民為憾淳安雖小山水頗佳要當凜雪奮發以澤  
及斯民為樂笑談謔詠以奔走期會為不足晚已乃所  
願望於君也政成譽善自有識拔之者豈久滯一邑邪  
恃舊輒叨叨唯亮納別紙所示非相見不能悉歲晚唯  
加愛強政不宣

與立書來稱鳳舉政務通敏所守介然為諸邑之冠即  
與剡薦當可必也權竊為惻遇不遇於鳳舉何輕重哉  
第朋友之私為賢者得路不能不忻快尔第四小女殘  
臍不幸以痘瘡夭折初承議婚時權不敢遽諾且為之  
約者正虞此厄尔今果然矣柰何柰何蓋締好高門亦  
自不易也人便謹附狀未中加愛不宣



嶽昨往府中承專使盛饋抵家啓手翰甚媿使回不及  
附謝也吊訪之誠嶽積久矣但服闋後便為人事迤邐  
至今目下緣繼室納采尚未得出東田之會計在春夏  
之交却不煩賢弟輩遠候以重嶽稽遲之罪也寓居公  
館似便想日得聚首間則就假高榻夜話如何奉晤未  
遠益勤瞻詠不宣

昨貴价來冗中復書甚媿不謹緣賤目至今未爽朗不  
能致精於筆研間也中年來多事多病遂無溫故知新  
之益恐便了却一生尔奈何奈何小姪比來勤學否渠  
輩不知歲月易過請時以此意提警之米肉薄助學堂  
之費歲晚寒冽唯加愛不宣

久不奉問耿耿楊何諸友高第鄉邑增重想婚姻之家

喜更甚於人人也小姪迩來試卷稍佳但疑非阿戎之  
筆竦面試之然在珠玉之淵或能掇拾一二亦足以駭  
衆也如何如何奉請賢弟回始謀者旅出尚未果迹聞  
設館城西乞令小姪請問聽教蓋區區之意欲往來二  
先生函丈冀所得當益多也但又惧其駑弱不能領畧  
耳乍暄葆重不宣

承枉手翰備悉雅意感刻感刻貴目想即清朗矣且戒  
筆研完養之異時乃不再發也令弟鵠舉不鄙以佳作  
一冊致書于僕病中得一快讀清新竒律真擅場之作  
緣病暑後憊甚不得細看先附知之家僮行強病聊此  
諸留續布不宣

與王欽佩



久不聞起居耿耿誌文刻否其中疵類不惜再見示無  
存形迹也權疾勢如舊要之且不能 但不得徒勝如  
往日耳柰何柰何新春惟抑哀加愛是祝

寄謝德温

昨承手翰冗懶兼鄙作未就未及奉答病劣之人備負  
留都已踰涯分辱德温垂念何以堪之感媿感媿輒有  
瀆江西盜賊狼兵之害近日愈甚今當事者既不能節  
制土官其土官又不能斂戢其衆兵禍延蔓殆無已時  
蓋狼兵既難猝遣諸餘又難變易權謂莫若擢一大將  
有威畧者領京邊官軍數千人奉 勅前去督同狼兵  
剿殺一則彈壓之使不為害一則激勵之使速成功賊  
平之日就護送狼兵出境使之知中國兵威不敢玩視

稍警其心以弭後患此區區臆見未知如何亦有書與  
鵝湖先生矣煩請懋貞廷尉同往議之如可採行須臺  
諫交章論之千萬勿謂此議倡於僕也不宣

與黃紹秀才

承惠長書并見謝李二先生書快讀數過為之悚歎無  
已曩固竒足下及今益竒正學之儼自度益非誑也今  
世才敏之士甚多但為時文所拘格卑氣弱養成一種  
軟熟衰颯氣習以致行已涖官皆無足觀獨足下超然  
攻古文詞邁往之氣特立之操間見諸楮墨間此權所  
以歛衽起敬直以古人期之非鑿空逐影妄諛後輩以  
自要譽也勉旃勉旃宗賢乎端有望於子矣所論時事  
在引拔人才最為至論南軒論東漢之季意正如是惜



某之寡弱不足勝此而踈遠之地且不得與聞柰何然  
此心耿耿因足下語固當廣之耳近時士大夫如蔡君  
介夫王君伯安皆趨向正造詣深講明義理不專為文  
字之學今介夫致仕歸泉州伯安雅有山水之樂計不  
久亦歸越中以足下卓識高才服闋後聞出往從之游  
所得當益勝矣恃知不覺翫縷未涯相見抑哀強自愛  
不宣

復曹御史廷輝

遠辱手翰併領嘉惠寵感寵感執事高風海內人望  
以不得奉瞻顏範為慊自顧淺薄無以助之乃辱獎諭  
益增悚赧南望襄漢惟切瞻望而已因錢丞行便謹附  
狀丞在下僚甚賴垂照荷荷未由趨謁惟冀調護道

以副輿望不宣

復馮侍御執之

吏持手翰至承招金山之游得陪兩侍御覽江山之勝  
何其幸哉第矐自四月來病目病鼻病泄瀉今幸稍愈  
尚未能任勞平生有疰夏之疾盛暑將至不敢不防舍  
妹早歿懷抱不暢老父自喪愛女終日鮮懽舍弟又携  
小姪在揚晨夕無人在側妹家在此月下墓誼當臨送  
開槭誦帖逸興飛動恍然如在金焦但病身多事不能  
趨召徒增企想之恨耳勝遊佳境臨期齟齬諒由鄙俗  
素無山水之緣也奉白大綸侍御移在初秋如何不然  
只努力陪公狼山一行以償宿約耳徐令暫謫非公之  
風力都憲之扶持殆不止此  
寬明惜先入者瀆



之然不久當有賜環之寵也橋記欲作二篇乃兩生將  
順盛意云然要名之私囿雖愚不以此窺公也大綸會  
際乞道懷仰之誠天熱奉勸少飲故人相見恐不覺酣  
適也金山田想即過泰餘留面既不宣  
謝集小叙既辱命容十數日奉上文津記亦欲及吾兄  
未還旆時呈稿但近來俗冗文思衰落急不能抖起尔  
分司遺址不能忘情者其地在城中可避它虞有長地  
可作林池為晚年休閒娛遊之處就得之亦便不能修  
葺且靠吾兄寫官券認下異時跋文載終之豈敢迫也  
觀象書乞抄一本見惠萬萬內官偏死老人須勘報何  
如為進止彈文但只據事直書不為激訐之語乃當漸  
寒保重不宣

古變俗之政健羨健羨祭鉅鹿公文讀之嘆息囿在此  
碌碌甚媿受此公之知也願公有以教之比日為考察  
京官簿牒填委不能一一未涯瞻奉唯調護以屬時望  
不宣

復王伯安

清涼之遊得飲聞高論却悔在京時多聞漫過日不曾  
數就有道也囿鄙陋之質摧頽已甚所幸得良師友時  
提撕之庶幾稍有進詣平生所傾慕者海內不數人栖  
遲零落今皆捨我去矣奈何奈何承期待過厚何以副  
之祗益增愧耳鄙詩未成正以俗冗之故兼佳章玩索  
有味亦自難為下筆也尊甫老先生遽尔致政言之於  
邑承有微恙喜遂平復為慰未間為道玆愛不宣



復李宗一

使來承手翰屢辱嘉惠感感絮艾護膝尤荷遠念嚴寒切骨跪拜之餘當益感故人之貺也坐冗未得治筆研卷子久留齋中愧愧近不幸哭一未彌月櫻兒至今情思愴怳使者又徒回想公聞之且為我惋惻姑置稽遲不問也聞使旆已出齊魯之境諸寺僚先趣出之矣時事日新逝中多邸報不具奉瞻不遠已寒玆齋不宣奉別忽再踰歲中間嘗兩致起居之問迺來側聞抵京英姿豪氣不減疇昔想不為造化小兒所苦矣欣慰欣慰懽懽忝竊過望日以曠敗為懼相知者何以教之諒於某便不以踈遠恕也今日涉園見杏花甚切奉懷比此簡至北土者亦爛然矣觴咏之際想亦及某也未涯瞻

與李巡按

昨韓舍人行曾附手簡想徹覽矣人來自揚者恭諭執事汲汲揀荒措置財穀防禦盜賊憂勤不置真兩淮生靈之幸也蓋此事本無善策若拘文法守故常則事何以濟哉近張給事時行又建言請留漕運之米戶部并執事前奏覆處懽懽屢懇於當道咸以留為請但恐不多有亦吾民一助也更冀執事一面令民護麥一面料理犁種以治秋田乃可以善後蓋靠官賑濟終不可常也瞻晤尚遠保愛不宣

懽比者兩奉手啓計徹行臺矣所請漕米與張夕即本同覆准留一十四萬石報具別紙凡士庶至自淮揚者莫不於執事稱誦感戴往往有泣下者謂非執事死者



殆多十數萬矣古稱活千人者後必大今執事所活無慮十數萬它日天之報施當如何哉仁人君子固不計功謀利然理有不可誣者非讎之諛也第聞迄今未雨麥已稿秋又不可望江淮為南北之衝將來事變殆不止一方之餒而已此則更可憂者今執事旋京不遠更冀及此餘日益發賢蘊大圖經久之策以為去後之思使老稚竟免溝壑之填強壯亦無潢池之戮益固邦本以終大惠則執事功業之茂又豈讎區區筆舌所能盡哉恃知輒覩縷然亦執事所樂聞也未瞻侍間伏惟為國加愛不宣

復張黃門時行

佳章筆勢縱瞻剴切反復說盡事情嘆伏嘆伏揀時行

道執事素蘊非偶因鄙言而發也聞司農欲會議處之  
鹽事且必不驟論恐有所觸并此廢格也聊此復不宣  
與劉東之

讎啓春間迫于公事不克奉送途中滿冀一會過青縣  
聞之館吏云舟行過此六日矣悵甚悵甚入夏想已抵  
家遠惟吾兄孝心純至哀痛曷勝切望抑哀就禮為它  
日顯揚之地乃友朋至願也京西墓院屢見題咏輒馳  
企慕渡白溝次金臺高韻一首錄在別紙附上讀禮之  
餘聊紓哀抱也不宣

與李茂卿

屢辱寄問感感近於馬思進處得公諸詩皆豪宕奇偉  
無今人軟美氣習讀之快哉快哉和陶詞亦佳但蕭散



冲澹之趣便不得如陶尔然公人品高将来造詣亦當  
到古人也僕淺薄多病學問漸廢道路遼邈不得數從  
交游之後柰何便中唯不惜教音是望春暄慎重不宣

柴墟文集卷之十五

書簡

寄仲與立親家

曾孫耀文振甫率男均校梓

五月間風聞令弟祠部不諱確甚驚疑及它處得真訃  
為之悲痛數日以令弟温明篤厚何以有此豈迫於數  
命造物者亦無如之何邪苦事苦事遠惟吾兄友愛切  
至何以堪此即辰不審動定何似當此大故要須以理  
遣之况二老親在堂尤賴吾兄多方寬譬乃底康吉幸  
勿過於哀戚以重老人之悲也京師積雨後住宅垣屋  
間有傾頽處亦僕守視不謹之咎目下稍晴便為修整  
矣知之久不獲便奉慰此心耿耿元弼行附此它候續  
布不一



承惠長書并領嘉魚珍果是日早使府人至又領歲前  
之惠荐荷遠意感荷何可當囿自去秋襄事後遂葺敞  
居薄冬月泥水凍迤邐至今未得竣事時詘舉羸頗費  
心力 二太宜人前未及走使奉問起居罪媿罪媿唯  
一致書天祐勉其及時務學蓋承公之囑也承諭宦中  
孤立甚為公念及展讀至近日諸公亦已相信則又為  
公喜居今之世立身處衆最難最難古人謂智圓行方  
亦不獨今世為然也第囿之病正亦坐此雖鄉里稍有  
識者亦以迂闊峻嶒目之竟不知何如處世乃能無忤  
顧昔賢往哲自有法度豈能一一顧恤流俗哉鳳舉極  
荷吹噓惜才愛士固公之盛德囿亦與有寵也公親老  
門戶豐盛遠宦蓋非本心幸稍安之名實既孚諒不久

滯於睦也瞻奉尚遠唯葆重不宣  
昨承厚燕盛惠禮儀繁縟有加無已感刻感刻瀕行亟  
於開舟不及再奉高論殊為快快所欲示知者想續有  
手翰見及也抵家備道尊眷慈愛小女之意皆欣喜無  
量雖遠心猶近也人回聊此已寒抑哀自愛不宣  
數日嚴寒不審孝履何似囿賤日向愈但太君莖日已  
近誌文遂不曾着筆蓋謏陋之才亦不敢率爾奉稿也  
小女服藥不知効否前承手翰下慰周悉感刻感刻數  
日內當遣人視之近日除拜如何邊事亦稍靜否因便  
示知襄事在迺惟抑哀強食是祝不宣  
承惠手帖名酒多感多感家君老年尚能日飲數十杯  
然敞鄉之酒濁惡不堪正須此清冽之味也囿抵秋准



北土彌月者在仲季間矣此時入夏豈能行邪承寄會  
錄但未得亨之甲第之報縣縣儲楠是故秋官世資之  
族昆弟亦嘗叙宗盟通往来兩日盛傳何非是狀頭如  
何如何果然益為鄉邦增重矣小女甚繫遠懷但跋涉  
重湖且不欲之來異時再奉書為進止也見素先生謬  
舉及囀甚荷故人之知然人情時事極不宜有此已發  
使止之但恐無及此正人以為榮囀以為懼者須面悉  
大聲口傳并帖中演其餘意者珍領無量靜乃養陰之  
要訣即今五六月陰初生切戒容止天祐且移榻於外  
令結夏課可也誌文娛奉稿亦不久滯矣體齋捐館詞  
林又失此老可為世道惜也柰宅人回謹狀復未中調  
愛不宣

與葉貳守

舟中得奉顏采聆雅言幸甚幸甚但恨匆匆遽別爾首  
夏伏惟動履清裕府公所疑者想一揖即釋然執事至  
誠有素諒無不動也軍解不知詳乞否囀茲具狀恐後  
時矣然亦欲致感謝之誠修河之役農月僉夫甚擾即  
欲作書懇曹公請寢之不然移在秋冬間但不能必其  
聽否耳須執事極力斡旋之也王生許惠米恐須一指  
揮縣吏憚執事嚴明州家以曠役申矣請置之如何登  
之託賢節所餽名酒已拜嘉矣餘不宣

聞貴體愆和甚切馳仰署印兩月吏民畏悅如李臨淮  
入郭中令軍部位旗幟令人改觀補偏起廢想過勞神  
用也治瘡不宜用斷藥須詳所以致此者先治之瘡毋



既去則瘡不斷自愈矣此僕已試之方也承過有褒拂敢以意奉復比日想勿藥矣猝不能出謹遣家童奉問起居不罪不罪

近辱手劄諭及饑民及抄得撫巡奏本讀之內有備執事所呈者含悽出涕不能自己哀哉吾民厄運叅會柰何柰何權待罪無補媿不可言僕僕然懇於當路祈多方以賑之如免俵息馬發鹽價蠲折色皆 聖明仁政又有生民困苦朕甚惻憫之旨權謂即此一念可以變沴為和矣近張戶部再請留漕餉米其說甚當下戶部議亮必有所濟但百姓無麥與禾靠縣官賑貸恐不可久耳鄙意欲行魯南豐河北棟災之議使饑民併得數月倉價一面使之護麥兼治秋田乃可以善後亦有書

與行臺矣會際請及之憲副汪君與執事素相得同事于揚疲民之幸也餘具別紙不宣

寄高揖之

別久甚切縣慕吾兄才具豈宜浼以司征第為曹局所限尔自公多暇湖山佳處必多吟詠亦足以暢發逸興也權近叨貳馬曹自顧無狀躡超優職祇增慙媿尔令叔先生憲譽日章昨使至諗動履甚吉知之知之相見未涯惟保重以副遠大之望

復仇東之

兩辱手翰冗懶不及裁荅悚悚三士記前有諸君題跋令人閣筆暇時亦欲彊綴數語但恐污紙得賜罷免乃幸也如何如何二書承校正非但嘉惠後學想古人亦



於地下知感矣谷音疑出清碧一手恐未必然此固高明不定之論但乞勿出此語後生輩一聞之便謂古書古人皆不足據妄生閒議論也知之知之校本僕亦竊正數字奉觀請再正之仍乞發下餘一冊并筆談古文四冊納上稍備書府之缺它書俟有兼本者當再續奉也楚語如點勘過就付去手良便它不一雨後新涼快人燕居想超然佳勝但苦坐冗不得數奉言笑每用耿耿尔谷音所載皆志節慷慨之士讀其詩思其人可以喟然發歎也但中有錯落處并其人出處有見於它書者請校示之筆談楚語亦乞校正此事正須行秘書尔筆談先望着筆欲寄去陽羨使之速改謔本得不多傳也知之知之筆箴聊將意幸納之

與沈儀賓寶

承惠長書并領楚葛感甚感甚東坡才絕古今何可輕擬辱獎祗發一媿然不敢謂後生中無人也心地頓爾開明乃學問精專之驗當要究經學涵泳義理為勝竒書異冊雜人聞見不須收蓄此疇痼病今稍悟矣奉知奉知尊丈先生庭訓有素亮不竢疇之贅也彩侍間乞道嚮慕之誠行人立促書不能悉

與徐興之

承就鑿過此此間眼科亦少佳者在吾輩寬心省事自料理之尔僕初病時甚乖將息後來遂作故疾痛定思痛此可為戒也去歲甚闕款問迄今悚悚昨承手帖喜動顏色知吾兄德度大勝昔時交游間正須棄捐細故



乃可久也蒸鵝罇酒聊以軟脚竢賤目稍快面盡契闊  
不宣

復周元弼

承示令祖母喪應否承重僕禮學素疎兼比日目疾又  
不能檢閱書冊甚媿吾兄下問也奈何奈何示謂不當  
承重者想據祖在為祖妣杖朞之說蓋古者父在亦為  
母杖朞今制則通三年矣嫡孫承重者以此推之寔亦  
相同但錄與律皆盛代之書不知誰為後來定本今却  
難於適從尔且從貴司行一手本到吏禮二部看詳留  
都多議禮通經之士必有至當之論使孝子慈孫得不  
違於禮也臆見如此請裁之願進士煩致鄙誠憂患中  
得故人詞翰慰不可言竢目疾愈當附狀奉謝也他不

能一一亮之

回沈公茂大尹

縣人至又領手翰并厚餽荐承雅意感刻感刻自媿鄙  
劣何以得此於公茂也令祖母治命情甚篤至俟考最  
日百方一歸以襄大事乃盡慈孝之念顯揚褒贈此計  
日可得者姑待之史公相會僕盛稱治行之美史公亦  
素知蓋鳳麟芝草人人皆以為瑞理固然也所請丁口  
僅補闕乏無庸過慮為民一念惓惓不已如吾公茂者  
豈多得哉石坊賴德元年兄已面諉府中矣更須一牌  
令其竣事回報事乃趨辦也便中煩畧及之人回謹此  
陳謝新歲伊始唯葆愛以迓寵祉不宣

與沈德元



昨承寵顧并領厚餽感甚感甚牌坊重煩垂意既不破  
敝州財力諉之府中事又易集且使囂掠無擾鄉人之  
羨非公裁處曲當奚能至是感德之私藏之中心而已  
第府中事冗尚未暇及鄙見欲請專發一牌委一判倅  
官令其竣事具報事乃趣辦也宜否裁之因便謹此附  
謝春氣尚寒唯慎節寢餽不宣

與葛廷光

向聞使節過江東急欲趨拜舟已發不及悵悵承惠鳳  
池吟稿汪公名蹟久湮聞於後者賴有文字之懿自非  
執事表章鄉哲則并此集散失矣甚盛舉也欣抃欣抃  
但僕初得抄本後集有胡仲子標註亦有三叙聞前集  
亦有標註唯今閣老丘公家所收本有標註不可并得

但此三叙不可不刊謹抄上乞付之梓也奉侍未涯唯  
加愛以膺遠大不宣

與貢元禮

久不修問屢承垂念感感奉瀆少宰童先生以年近七  
十有謝事之請先生文學行義為士林之望蕪之才識  
宏博施無不宜敷歷雖久未究其用遠惟執事當掄材  
之任奏下之日萬乞助堂上從容留之蓋先生之去於  
已計最便但如此老成人時所解得貪賢尚齒使鎮薄  
俗亦盛事也執事知之素詳必有以處之恃故輒叨叨  
惟亮察不旣

昨劉稽勳行曾附書納上所瀆想不以為忤也然傑意  
更望開納遂為成例尔如何如何近見復秦公咨詞婉



意到嘆服無已此雖介菴看詳大率想出公手也士大夫多文學固佳逢時遇合施諸有用則尤難也公所學者今恰為不負矣未中加愛以副嚮慕不宣

回楊重光

別老兄六七年矣耿耿在念關於音問病與懶兼之故使來承華劄新詩連篇累牘奉讀數過不置宛然如從重光吉甫攀緣上下於武夷雲谷間也仰羨仰羨中州集未領全帙它書更望致寄如何書坊之便以是奉與爾良會未涯加愛萬萬

荅王宏文

奉別忽再閱歲豈勝瞻慕毋與舊游文酒之會有懷言笑尤劇耿耿嚮鄙劣官南圻將千年所納交者皆一時

雋偉之士閑中妄欲紀叙諸人行畧以備異時林下覽觀如古人交游錄故人外傳之類公之盛羨幸稍知之但向留王公疏家無抄本此正所當載者乞錄寄萬萬更乞勿語它人也向懇轉抄者如何已竚竚兩年矣未涯相見冬寒唯保練為斯文重不宣

與繆全之

別來忽復閱歲士風日變時事日新令人抑鬱而無誰語仰屋竊歎而已緬懷諸君子直躬義色心未嘗不在葛魯沅湘間也堯民懿鄉甚惻人望昨堯民下吏已釋總督者報復被劾之私尔可笑可笑野亭被逮昨亦根究得分曉聞彼復有後言將來不知何以究竟也嚮在此為人指側久矣跡甚孤危然思之禍福得失斷有不



可迴避者吾人當安義命豈以在彼者奪吾所守哉承  
惠藥會黃精尤病體所宜珍感珍感瞻侍未涯未中為  
追自愛不宣

### 與郡民愛

伊德載到家始知民愛入蜀抵任聞郡事煩甚吏民亦  
難馭檢身率下乃民愛所優為聰察之餘濟以寬大則  
尤得牧守體矣恃故輒及此不罪不罪道遠不得時致  
書奉覲未涯唯加愛

### 與陸希遠

別後每劇奉懷承手翰并惠感愧感愧吾兄才氣豪俊  
出宰百里良非所好承諭謙撓太甚益見省躬奉職之  
羨東坡自海外歸劉元城曰浮華習盡去非昔日之東

坡也蓋自古名士須稍經抑滯遠到乃佳况吾兄寵召  
有日非久淹下僚者雖冗食無補視吾兄得據所蘊福  
澤一方尤可愧也良晤未涯惟加愛以副傾企  
承手帖捧誦之餘竊見希遠以抹時行道自力仰羨仰  
羨東方凋瘵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章民何幸得  
賢令如希遠邪士君子行志澤物最是樂地此外蓋不  
足計也僕年來甚為疾病所苦幸此閑散得以竊祿承  
過譽祗增愧悚更望有以加誨也未中調畝不宣

### 荅盧伯綱

寓居咫尺無便不得日置書問然此心縣縣如接面談  
也見廷重知公動履甚詳大率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不  
獨窮居者然也公讀易必善處困矣去就須自決若居



天長當赴廷重時買田築室聞欲它往恐賢主人不能  
過廷重也思之思之承欲歸蜀極是畢竟它鄉只可暫  
寓歸裝稍辦當自決往也臨楮不勝區區

荅文太僕宗儒

昨相聚甚希別後瞻企弥切謝病之請淺薄既無以留  
又從而縱吏之去誠鄙心所未安也承諭愧悚文書久  
下京府尚未契勘到也公方時屬望豈便高枕卻事邪  
菊田詩稿曾收輯否切望未中加愛不宣  
昨賢郎過此承諭及雁太夫人憂尋訪之館舍說即過  
滁陽矣不及附慰罪罪范菴捐館凡百賴公經理義氣  
浩然直前不顧足收此公取友之效如僕者真可愧死  
也承及作狀僕豈敢以鄙劣辭但僕晚及門墻其五十

歲以前履歷及所上封事皆未知見伺徧訪出奉報鄙  
意謂莫若各出所聞見畫一付之一人採擇似為詳盡  
在南京者僕當圖之吳中及它處却須公任其責爾楚  
頌手卷是南京張允學家舊物有帖子可証望轉出與  
之亦為范菴完信也家僮不久詣吳餘俟續布

荅黃良貴

來翰可作此詩之跋便當聯為一卷也使我公入座當  
有擅場之作餘子斂衽矣此後願受約束於旗鼓之下  
幸勿麾而出之也真切真切徐生此幅在舟中書苦無  
佳紙筆故爾僕惜渠才翰正欲呈美於公然篋中適檢  
得此渠亦可謂不遇矣知之睡起奉答不周不罪不罪

與郭太守



欽拜啓去歲敝州缺守詢之選部以執事膺薦囿不勝  
欣慰此時計已下車矣當此饑歲民逃且死望良牧守  
真如赤子之望慈母也第公私無備倍勞經畫耳頃者  
聖明特蠲秋稅折價免歲報馬駒今又 廷議請免一  
切科派州縣可一意採荒矣愚見謂雖流離凋弊之極  
一面守護薶麥一面處置牛犁種穀以治秋田乃可冀  
棄榆之望不然恐值和調之歲亦無所得矣恃舊輒瀆  
未由庭謁伏冀為民加愛不宣

與外舅朱先生

昨歲暮得亨之書始知尊丈復監新正之使違起居之  
問甚切瞻想遠惟尊候暨春聚諒各安和介福敝州站  
上人回又得亨之徐州書說北方土已潤不可陸行正

月六日已附便舡行矣昨林寺副回說水路甚難車騾  
往往陷泥淖中却甚為亨之幸喜也囿與室人俱粗安  
唯是行期未定待此月盡決進止俟再報也奉侍未涯  
伏冀調護眠食不宣

得報恭諗亨之內弟高捷南省囿與室人欣抃無量但  
未得即奉觴尊丈前稱賀也進士第不知得泥金帖否  
得唱名在高第尤所望大母生朝想請假暫歸為壽專  
使將菲儀致遙祝之敬併致賀儀不能躬出厠賀賓之  
後悚媿悚媿初夏惟冀調護納福不宣

北得揚子灣手書知尊丈復過家暑月跋涉想調攝有  
道起居亨吉遠慰下懷鄉友回亨之有書見寄頗有科  
選不滿之意囿已兩致書寬慰之矣人生豈能事事如



意邪確擬秋仲北上揚楚間必留連十數日缺果成行  
臨發專人奉報賤體病暑遂為故常之疾已嚮愈令愛  
以下幸俱安因便謹附手簡餘不備

寄唐執中

奉別忽再閱歲僕雖坐冗嘗縣縣於左右人來輒念與  
居為慰此時想已抵家矣雄豪之士蘊蓄遠大一出便  
當警動一世正不當以蚤暮論出處也齊東野語煩留  
意訪之得為完書它日只從老兄借觀數日爾鄉里多  
後來之秀想在治鑄中矣示知示知文王親家病廢小  
妹孤甥甚為縣念念之輒酸鼻唯數過而存問之使渠  
知僕意亦聊以自慰也未中唯加愛為大科之重不具

與方嘉伯

嘉伯行時不及再送想諒之鷄鳴清曠又多佳士友結  
夏課取宜聞入秋暫歸冀得一會確不久亦北上也僕  
得子已晚不欲張皇親友致賀俱堅卻妻丈先生前奉  
書亦不曾及恐盛暑勞其使者往來不久亦響應胥會  
矣如問及煩婉曲達之因源潔行聊此未中玆不宣

回胡教諭彥深

久闊遂不知彥深出處承手翰乃知典教淄川此寔一  
方多士之幸居閒想益肆文學追跡古人計不久又羣  
試禮部當衰然在人上也淄令尚未新除僕當亟言於  
選司擇一明健吏以副吾友勤民之意但知人亦甚難  
唯以盡吾心尔仇東之方止文學之士交游中難得者  
想彥深知之相其姪也幸屬而教之萬萬書帕將意不



足谷惟賦愧愧它不宣

與樾居

承惠佳畫珍感珍感比日困不及奉謝唯亮之谷音  
所集諸詩者調清激小傳尤簡切可愛囁讀而悲之奉  
觀當動樾居懷古之歎也紙三百番并帕筆將意此非  
潤筆之餽也呵呵它留面既不宣

問陶雲湖

數日稍閑耿耿昨聞騎從出城瘡恙想遂平復矣公性  
度耐事極不可得想是靜觀既久於禪林兼有所得故  
一切難苦皆不能動心也嘆伏嘆伏速行擬在何日要  
輟冗與公為別尔未中保練不一

與朱亨之

得手翰知貴眷納福但尊舅微恙不意尚尔淹滯計秋  
涼當勿藥矣監假已久想即治裝此時過江最宜慎重  
須四鼓起看星月明朗四無雲翳乃可渡也江東回動  
定示知它不一

站船人回得手翰知舍車從舟矣計程想正月盡可到  
也大母在寶應尊眷在南雍已專人奉候歲俱納福  
亨之可無遠念也囁趣裝且行聞徐濟間路其澁不敢  
盡室以出俟州守回諭之如何再為前却或者囁先罄  
身先行大科之賀尚得不遠奉見也不一

囁自三月十日得亨之南宮之報與令姊欣慰無量元  
德回始知被庶吉士之選亨之青年美質宜與而不得  
囁甚惜之然此事亦非人力所盡為吾曹自處正在於



聽命而自力也。又聞懷歸甚切，丈夫四方之志，此其發軔亦宜稍安之。馴習既久，它日可以當事也。尊丈先生四月過家在此，祇住兩日，體氣比舊甚健，貌亦加腴矣。諗諸尊幼皆安吉，可實遠念也。囀入秋北上，相見不遠。未中慎交納，廣學問，是祝不宣。

久不得書，甚切懷仰。部中兩次辦事，官皆未回，想有書在彼。副總時源追賊至黃州，止百餘人，劇賊劉齊亦在其中。源索舟過江湖，廣官兵見賊少，欲專其功，止源勿過。源回兵往壽州，賊遂奪舟順流而下。五、六日至南京，在和尚港住一日。南京操江并守禦者怯懦無謀，賊守風至晚，遂揚帆東下，抵金山掠瓜洲鎮。江南京官兵始去，應故事追襲，竟不敢發一矢，可謂無人之甚。其賊聞

月十五夜過南京，今日家人來說，因鎮江調兵相拒，賊東過太興沙上人家，已遭其焚劫，聲言要入泰州。過揚州北上，又捨舟從陸矣。柰何柰何！今日已發人回家探看，并搬移入城矣。兩日酷暑，病體正費支持，又聞此不勝憂慮。蓋老父在家，干係尤重，微官真是何物也。此賊料之大約要逃命江海之間，如往年施天泰之類，費許多氣力，纔得捕滅，非旦夕可以成功。若如此邊江沿海州縣，何以克當所恨者？黃州人不宜止時，帥南京不宜輕放過耳。此書煩與洵姪同看，安葉諸公皆當言責，亦與之商議，早為處之情，迫詞隘，恕草率。

與王肅之

久聞僕卧病家居，邈然不知肅之出處，使來承手翰，嘉



惠始知提兵川蜀以靖賊徒 朝廷簡用可謂得人矣  
今渠魁已得餘黨漸平計不日凱還當登壇大拜也僕  
已改官留都碌碌無足為道未由奉會軍中更祈保障  
不宣

與徐子仁

卷價奉去恐不滿進生之望但僕輟俸錢為之多自不  
能辦爾瑣瑣論價不惟諸君笑僕寒乞兩太史聞之地  
下想亦撫掌大笑也甚媿甚媿

宋君來開緘得令兄憶君之計苦事苦事此翁健在何  
遽厭人世而去邪又聞以二郎託足下死生之際骨肉  
之情令人悲痛老兄之意自顧諸子劣弱以是託賢弟  
爾足下知之乎當受而撫之也途中計與以德淹留不

意四十日抵家在足下亦云快矣到後雲湖以七月到  
此甚恨不及相見有晝先託亮之轉寄到否知之知之  
筆談已託東之校過目下作得一叙便寄去陽羨煩致  
意徵之勿廣傳布也韻會望轉致并圖書一切見寄萬  
萬京師交游皆有後期之望然足下身事如此恐不得  
罄身出門也寒近唯好將息不一

久闊豈勝懸念亡妻誌石辱書篆甚感甚感聞新居極  
寬雅經營想未斷手指擬其處便若與諸君宴坐其中  
矣雌服滿終求一官辦老江東也內姪鍾甫質敏可與  
語茲以事遊江東如有所託煩為垂眷也千萬千萬臨  
紙不能盡所言春寒惟好將息不具

荅王公濟



所諭已悉未得手帖相見間已及此意屢枉佳貺何以  
報稱感愧感愧惠茶未領豈非埃汲中冷同餉之乎計  
不化為烏有先生也已暄唯加愛

與劉職方本升

久別每勤瞻企時於務教尚寶處諗知起居冲裕為憫  
數年來交游多事委巷舊隣皆易新主栖栖朝夕唯僕  
一人閑居獨念不勝故人之思也僕兩年亦甚為疾病  
所苦坐此缺於修問罪媿罪媿貴體向愈想不日復起  
冀得再續前好但公一出便膺顯擢不復再滯於此矣  
聚合又未可期也便中時惠音問乃幸

與姚秀夫李惟正

婁武庫回解裝得聯句展誦恍然如對言笑也快哉快

哉二公皆偉人同處留司相與討論想益深到相望不  
遠無由陪侍徒切瞻企而已近承秀夫手翰荷荷惟正  
所抄本子公餘錄過望寄示以沃渴懷秋高保重不宣

荅莫曰良

久闊奉懷耿耿昨賢郎持手翰至僕值危疾既不克款  
接又虛尊命悚悚所賴情照莫不斥棄它日得請罪也  
聞出整淮上戎事採偏補敝竚竚設施胸中甲兵此特  
小試也未奉接間惟加愛以副嚮慕不宣

又荅徐元定

別後文字想益高古切欲求看以沾膏馥既在蓋卿處  
僕可就得矣蓋卿極愛佳製舊嘗舉誦數篇渠亦開敏  
遂知公文之佳也公居山中久專意文學世故想盡絕



所忘者不獨蓋卿字也呵呵八專意文學世姑賦蓋翁  
與朱楚英  
前歲過家匆冗不獲與足下盡日劇談唯是此心懸念  
尔不知足下尚以夙昔相待知僕此心否邪足下天資  
超逸為里中後來之傑僕心善之近見送文佩詩益嘆  
足下才思清拔所惜者不肯少降就古人法律爾詩文  
字畫皆有典則若說不煩繩削而自合則樊宗師之外  
它人恐不能也愛足下厚故為此言亮之亮之見嘉伯  
元楚諸友併告之以為何如

回周千兵

小女幸託高門重承厚聘繼領華翰益諗至情兩姓之  
好既諧百世之懽未固謹將帊以為壽併納扇以祛煩

副以文字之資爰相瑤環之嗣提戈握印固知將種之  
特奇閱禮敦詩豈藉外家之膏馥愉情莫既敬簡以陳

與周近仁

歲初在京承雅愛感荷感荷賢郎在此以舊故屢過敝  
寓愧無長助也褻然高舉與有寵華忻幸忻幸遠惟高  
明期以遠大亮不運懷然弱冠登科有子如此亦可稍  
慰也無由厠賀謹此布狀寒近惟調愛不宣

與姪男洵

自汝北上每念汝道路辛苦冰霜寒慄不置然男子四  
方之志亦須備嘗艱難它日可以當事也計汝新正到  
京矣江米巷段廷用是吾鄉人其宅乃仲親家舊宅有  
閒房可借住彼無不肯也惜不曾早與汝言恐今定居



矣又我曾寄一青紵絲襖青鼠皮襖一領與葉景華拆  
賣近葉書來說為劉敬夫取去至日入塲尚寒可取以  
禦之尋常只閉門看書為佳凡事與晉之親家同之諸  
鄉舊為我致意不多及

得汝書知汝得舉進士且吾鄉得三人而愛之親家又  
同舉家門之慶鄉邦之光甚喜甚喜今歲必選庶吉士  
期爾與選若然則更為喜或者一甲亦可望也如何如  
何二月內我病作幸又愈世事已灰心矣昨 恩詔許  
調理痊日起用不勝感激諸老先生維持之力不敢忘  
也欲作書以謝病且未能得相見先為我再三謝之不  
二月十八日得咨并汝書聞退之人且疾未脫忽蒙起

用進退皆難欲再具辭士夫相勸一則有負 君相軫  
念曲慶之意二則恐致好名違俗之嫌彊疾一出蓋非  
得已已於三月廿一日到任今差官進本謝 恩 內  
閣并冢宰諸公皆有書奉謝汝可送者送之餘付辦事  
官分送可也 爹爹幸康健然年高時艱心常憂惕比  
向年出任大不同到京十數日已夢想數番矣昨報賊  
在陸安等州恐犯揚泰甚恐已差人回省矣常打聽來  
南人頻寄書是望餘不能一一  
楊實夫并周椽行俱有書知之 西涯老先生宅上留  
得手卷求 曾祖父傳已四年矣 先生近有書來索  
事狀想前者已失今重錄事狀并小簡一通汝可央亨  
之舅同去投書請文仍備二帕為贄此後得便去催須



今秋得乃盡我此念也

閏月晦張辦事官回得汝書知曾在寺中相見說汝平安甚慰選期尚遠無以韓同年南來動心遲速各有命也連日因流賊消息未得泰興江上人家說已為所燒賊欲舍舟掠馬由泰入揚以圖北上聞此紛紛之論愁怖不可言已三起差人回一二日內想得真聞也李閣老先生曾催請手卷文字否因明日辦事官行揮汗乘忙附此南京熱甚病體只靠藥餌支持願守中致意常常問渠討報寄來

閏五月望賊過南京六月將望復自通州上來至九江七月十一日又復過南京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秦無人焉可嘆也幸官兵十三日俱追到儀鎮等處連日無

消息因江上禁船往來說又趕在東邊家鄉未免驚懼然我師水陸皆進恐賊不暇登岸吾郡稍遠江口決不為賊所犯也汝婦北行我為之謀欲待戈刑侍回京覓船附上已報滇輩矣細思此行亦不易滇書來說再圖之 爹爹喜康健家間俱平安且秋成亦有六分吾鄉真樂土有年但為流賊所擾以強弱順逆論之官軍尅勝可期其柰二劇盜狡猾識者尚未敢必成功也見報知吳廷器已回急流勇退可嘉我自入官來精神稍可但肌肉瘦瘠如舊耳看事勢如何即引身東歸也石先生張刑侍且致意今日得一同年計感懷不得作書知之

昨戈司寇諸公南中勘事初聞其避賊從陸北上不意



其倅過南京急欲報滇行速不及滇書來亦說今年多事不暇送家小矣家中無人柰何然不以一第自滿且專心問學為羨八月間始得朱吏來書說欲從伯安宗賢游京師朋友如此者恐不多得宜常親近之戈司寇前已再三託其致意於張黃二公說吾姪在部希照看之不久自有書奉達也我病尚未脫然親老身單歸心日動冀明春看如何圖之不一

執中回得書為慰

痘瘡不幸吾郡中此毒者甚多

柰何客中宜自寬置之勿復念可也前日河路稍清不意四月末白羊河復有燒船之慘天心未肯厭禍將來不知竟如何也出門後汝父一房搬回昨有警復搬入城却令滇一房搬出若賊勢不已恐泰亦不可住復

登仕路如在樊籠日夕沉憂家

國之寄不知何處是

樂土也時寄書來萬萬

羅廷評并公差人回得書知吾姪平善為慰但家小未發為念耳書中說從鳳舉北上恐不果儲平昨來看船待與駕部謀處未免搭官船省力且同元德寶眷行尤好選在何時翁守洪何以先題單選恐又是一格也

爹爹尊體日健疇在正初六日成婚汝伯疾亦嚮愈此間雖尚可竊祿然早衰志意凋落且吾親春秋已高不能久處矣待考滿圖之餘訣後書不一

病衰日就歛退不意復有此轉脫錢穀之冗就清閒之署此皆諸老先生當路者體念病軀所及也感幸感幸晉之孔時理卿皆不聞選除消息元德令正同姪婦輩



俱正月十二日附鮮船北上矣計二月未旬可到家聞  
喜 爹爹康健嶮已正六日成婚亦稍收心可慰餘待  
汝婦到悉能言也諸老先生病冗尚未作書謝俟稍遲  
相見話及之不一

與姪男湏

連日不知家鄉音問此心憂煎不可言舊疾加以暑病  
不出衙門已數日矣初九日金吏留子行今復遣吏王  
潮回看 爹爹并探賊勢既移入城湏堅為守城之計  
所慮城中人少城外人多若不預處置多人入城誰與  
共守不知州所有定策否曾排布下人否磚石火器之  
類曾一一預辦否吊橋改否橋下復深四門兩邊開闊  
否是皆不可苟且者若得官軍并土軍在如畢海安截

住可使不至吾州此又上策也聞都憲公在東湏可將  
我意徧告張冒陳三老先生及孔時應和同見都憲公  
各出方畧為保城之計有備無患不可恃其不來也見  
大守公致此意病中不能一一具書知之

寄缺

承俯和 泰陵挽章讀之隕淚不已 聖德享年不永

此千古之痛也邊事近稍幸靖然中外恬然遂不之及  
可嘆可嘆祗有東山老老成謀國今又為人所構懇求  
歸矣將未不知如何也曠向所陳者亦無甚高論竊抄  
寄奉觀垂念南湖欲東集遺文梓行使君高義當於古  
人中求之地下之人想亦望於吾輩也當徧告諸公成  
之蘇刻敝齋正少海市詩珍荷珍荷他本有副者容檢



奉人立促書不能待也明春過通州得先示及權或可  
謀一出奉會也餘領諭美寒甚加愛不宣

跋

煙莊補家

志祖柴墟文懿公集凡十五卷  
惟家大伯祖平野公嘉靖乙  
酉刻於汴陽宦累在是也巳  
月之三十矣行之先蓋公系  
板用之弥勤墨澹壽即嚙陸



棗梨必世也矣士友購求多  
集世世以應後在懺之夫子  
曰先而之弗彰非幸也後學  
之靡式非已也非幸也公燿  
於是有大懼焉搜笥中僅存  
原藁一部自備百至重授之  
梓更括鄭澹泉吾學孺傳刊

華玉靈淑祀於鳴矣淑詩  
梅園陔楨伯廣陵十先生傳  
之一

重刊也說新語及外咸稍入即  
二泉集序之後另為一卷會  
原藁其十六卷繕寫校刊免  
二年而如新庶乎可以尚宗



默存口澤也或執壇竊論曰  
系老祖文懿公人公稱為王  
六才人也系以為系老祖善  
种仙中人印也公性灵純  
柔體骨不凡抽翰布辭德  
似不食烟火人語為人修潔  
清苦澹澹冲和善且是在氣

系以故交溷濁而亦汗履卷  
清而亦危負高才及久而人  
亦忌其得金身起世之術矣  
卯逮乎騎箕之際神言蕭爽  
貴氣中亦翻下而抱靈根以  
王范瑞孫緬於戢身之宮變  
田孔常殆亦所以購視是系



語之尸解或又以為公生平  
亦未之奇觀於此蓋後云尚  
多於神仙中人上豈錫誥之  
說乃文章詩陸功業人品  
國史已多定評壇何敢贊於  
末晉

系有甲寅仲夏吉旦

三世曾孫耀百拜謹摺



陽山徐來後改之甫書





予生性無他好十餘齡即知嗜書籍苦家無舊藏  
先王父時半為親友竊去鳳叔處亦間有搜蓄顧什  
襲太甚得一觀玩徒深艷羨時比隣俞業中落先人  
典籍供售甚夥奴僕或捆載而至予又窘於資斧十  
計百計尚可干且不能何論累萬浩嘆而已及長聞  
見畧廣凡脩脯少有餘羨雖衣服敝壞不敢惜書買  
小肆有可市者無不獲如異寶沿至成立後亦庶幾  
數積然柴墟公集尚未見也春季適賈人携書目  
至中有是集予聞過即與定價價雖昂顧貴而市或  
保子孫不賤而沽乎况是集為祖宗口澤版既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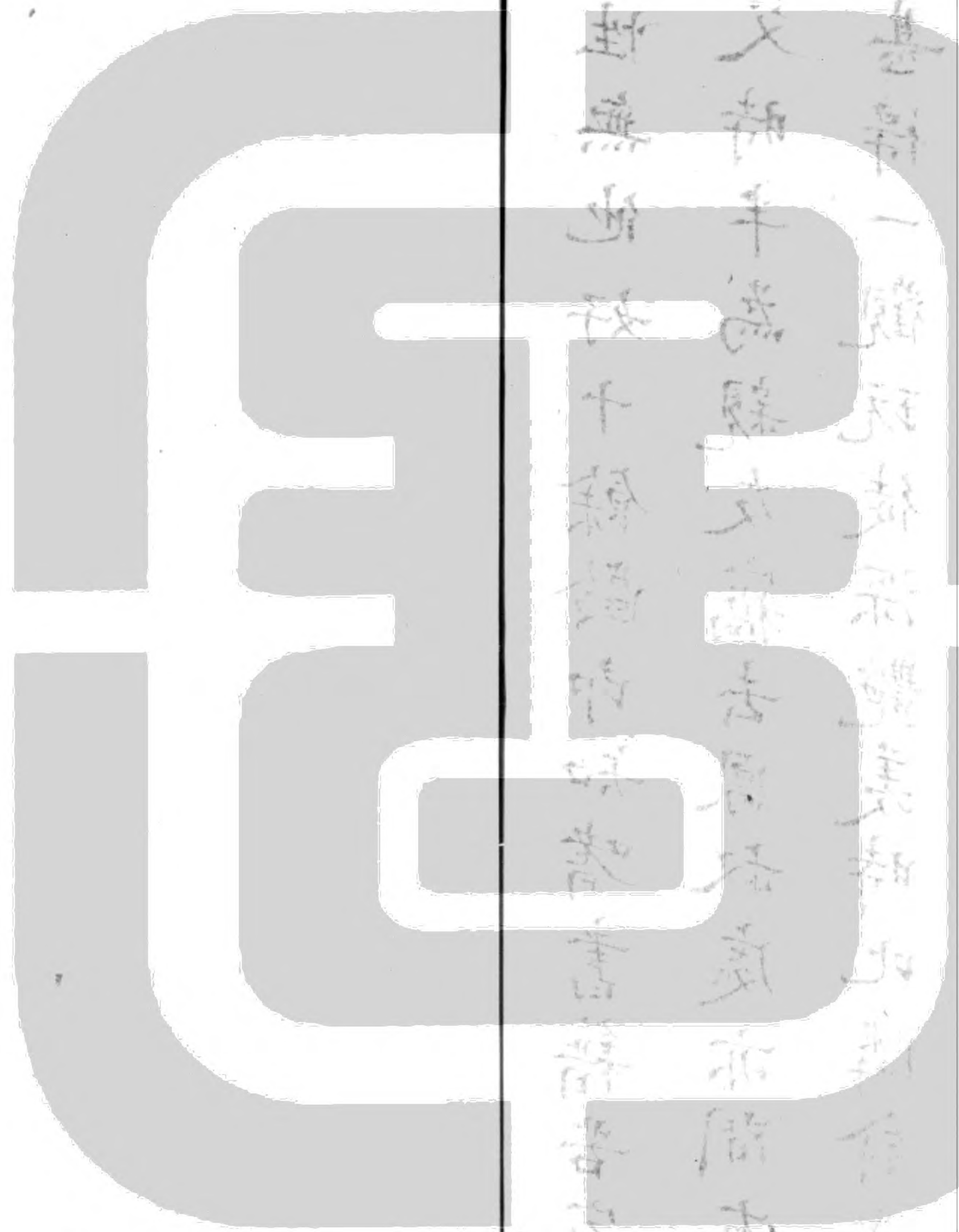




夫同郡家藏亦甚無多契友夏子退菴於姑蘓曾購  
一部實係康熙間重鐫不知是集之為明版也予既  
獲是集隨裝而訂之並畧誌予日構書顛末示後人  
知寒士積書之難毋令為蠹魚所飽即出於萬不得  
已而亦尚有心頭割月之愛是又予之所深幸也夫  
道光庚寅歲仲冬下浣日 蘇州 孫鎮藩 百拜誌

九世孫鎮藩百拜誌

蘇州 孫鎮藩 百拜誌  
夫王文相半蘇縣志  
予主出無出  
蘇州 孫鎮藩 百拜誌





1261

